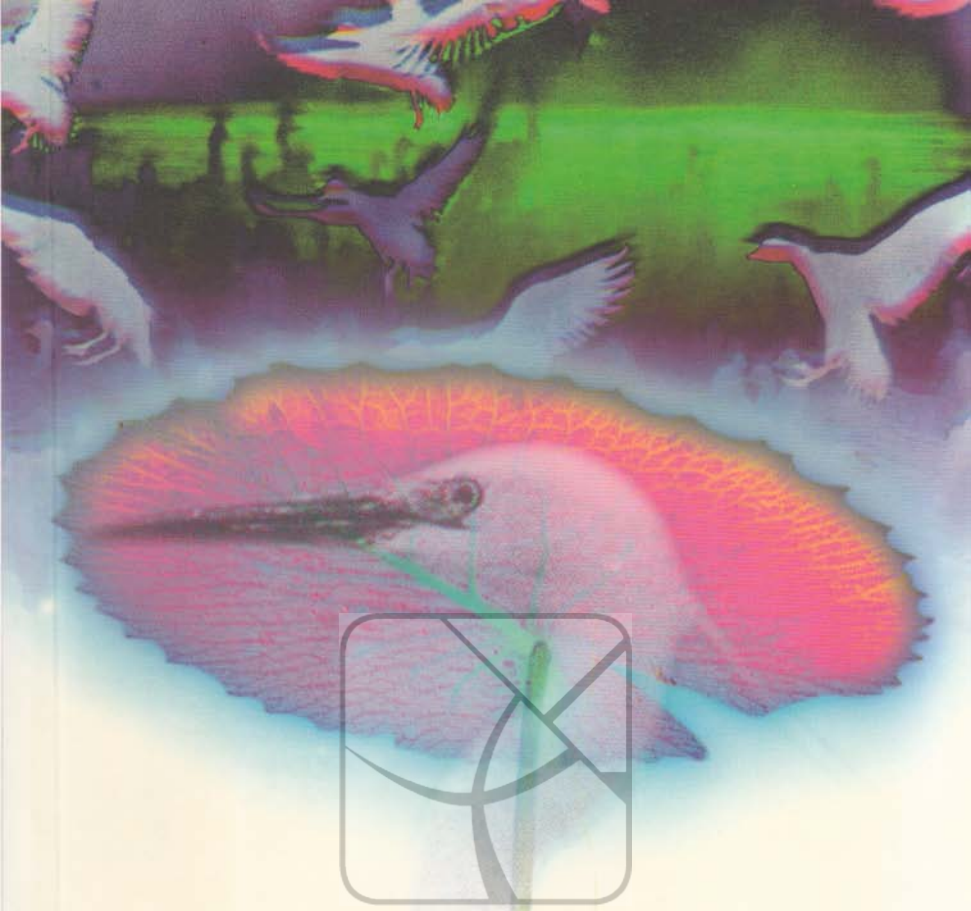




惊起一滩鸥鹭

何乃健、秦 林



何乃健

祖籍广东顺德，1946年生于泰国曼谷。马来亚大学农学系毕业，后获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生物学硕士学位。曾于水田进行将近三十年的研究与推广工作，并曾为多个国际机构提供咨询服务。现为稻作学顾问。

著作包括诗集《碎叶》、《流萤纷飞》，诗合集《裁风剪雨》、《双子叶》，散文集《那年的草色》、《淅沥的檐雨》、《稻花香里说丰年》、《禅在蝉声里》，散文合集《逆风的向阳花》、《含泪为大地抚伤》，评论集《荷塘中的莲瓣》。

多篇有关水稻的学术论文被收入国际机构的丛书。



秦 林

原名梁启堂，另署常追风。1944年生，新加坡籍，南洋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某商行董事经理、新加坡作协财政、锡山文艺中心副主席兼出版主任，曾主编《南方文艺》及《锡山文艺》。

著有诗集《新星集》、《小阳春》、《喷泉》、《登高吟》、《秦林诗抄》、《奔流的鲜血》及《逢君拂晓中》，诗合集《裁风剪雨》、《城市与芦苇的梦》、《双子叶》，随笔文集《芦苇集》、《永恒的云》，以及散文合集《逆风的向阳花》。

千秋

文学

32

惊起一滩鸥鹭

何乃健、秦 林

——合 著——

大 将 事业社 出版

何乃健敬赠
2012年7月26日

千秋
文学
32

惊起一滩鸥鹭

作者：何乃健、秦林
执行主编：王兆骢
策划编辑：徐婉君
美术编辑：史美星
编写助理：刘慧仪
美术助编：王德志
封面题字：韩 牧（何思枋）
校 对：陈淑贤、何乃健、秦林

社 长：傅承得
发 行人：傅兴汉
创意顾问：游 川
法律顾问：吴汉强、王瑞隆律师
行销助理：梁胜义
读者服务：陈丽娟、李蕙杉、杨祥和
出 版：大将事业社（马来西亚）
发 行：大将事业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4, Jalan Panggong, 50000 K.L., Malaysia.
Tel:03-20266288 Fax:03-20266266
E-mail: mentorpoh@pd.jaring.my
web site: mentor.com.my

电脑出片：Color Imaging Graphic Sdn. Bhd.

印 刷：Superb Innovation Sdn. Bhd.

第1版第1刷：2001年12月10日

定 价：RM 16.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国际书号：ISBN 983-2385-47-4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Ho, Nai Kin, 1946-

[Jing qi yi tan ou lu]

惊起一滩鸥鹭／何乃健、秦林合著

（千秋文学；32）

ISBN 983-2385-47-4

1. Malaysian essays (Chinese). 2. Malaysian literature (Chinese).

I. Qin, Lin. II. Title. III. Series: Qian qiu wen xue; 32

895.1452

代序

惊起一滩鸥鹭

何乃健

人生到底是什么？

我们从何处翩然而来，我们又将往何处悠然归去？

生命究竟是有始有终的直径，还是无始无终的圆周？

于生命的转折处与死亡互相逼视，然后擦肩而过的经验，使我从小就体悟人生苦短，诸法无常。

在思考与探索生命意义的过程中，佛学与文学为我打开了召唤阳光和微风的窗户，让我怡然倾听自然的脉动，窥伺宇宙的隐秘，洞察生命的神奇。

佛学启迪我以一颗常乐我净的心，谦卑地仰望和敬畏生命，从而悟彻无烦恼便无菩提，无世间便无净土，无痛苦便无涅槃，无刹那便无永恒，无众生便无菩萨。

文学引导我以一颗冷静圆融的心，从滔滔奔流的具体人生以及缤纷繁复的宇宙万象中捕捉、摄取、汰滤、提炼意象，将酝酿于内心深处的意蕴曲曲递传。

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韩牧与秦林这两位挚友不断予我诚笃的勉励。我们在互相切磋琢磨中学习对方的长处，纠正自己的缺点。我们凭藉文学彼此相知沟通，相悦以解，互相扶持以寻求自我超越。

1980年代中期，我和秦林、韩牧出版了一本诗合集《裁风剪雨》，以纪念三人真挚的友谊。随后秦林和

我于1990年代末继续合作，出版了散文集《逆风的向阳花》和诗集《双子叶》。这本散文集《惊起一滩鸥鹭》，是秦林和我第四度合作的结晶，承蒙韩牧于遥远的加拿大为这本小书的封面题字，非常荣幸和感激。韩牧经过数十次挥笔之后才选出最精美的题字寄来，我和秦林谨在此致上最崇高的敬意。

多年来一直浸润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大河里，我的心境已变得恬淡与平和。我常于黄昏到离家不远的乡野漫步，远眺成群的鹭鸶从水田振翅而起，横空而过。在人生的逆旅中，我也习惯了以一颗平常心静观营营役役的众生，互不相让地倾轧、争渡，蓦然“惊起一滩鸥鹭”。我尝试以平凡的文字，将这些鸥鹭在我心中的投影勾勒出来，并且期盼多年之后重温旧梦时，仍能藉着这些篇章中闪现的浮光掠影兴怀，品味生命的甘苦。

稿于

2001年10月18日

注：“惊起一滩鸥鹭”源于李清照的《如梦令》。

目录

代序：惊起一滩鸥鹭／何乃健／ I

何乃健的绿禾岁月

绿色革命的省思／ 11

神奇的龙与稻文化／ 14

水稻的生命力／ 16

水牛，再见！／ 19

伴着马苏莉走来／ 22

从插秧到直播／ 25

白千层里的禅机／ 28

太多水的烦恼／ 31

转基因水稻的论争／ 34

烧不尽的稗草／ 37

自然生态中的智慧／ 40

稻花香里的哲思／ 43

从抗治稻病汲取教训／ 46

金苹果蜗牛带来的危机／ 49

聆听稻农的心声／ 52

意想不到的温室效应／ 55

稻谷里的小乾坤／ 58

稻草还田好过烧田／ 61

为大地搔痒／ 64

稻田养鱼·屋顶种稻／ 67

蜻蜓与发展／ 70

还树木以原貌／ 72

矿工与农夫的差异／ 74

征服、占有、奉献／ 76

不为无常而止步／ 78

感激被拒的机缘／ 80

诗里的萤火／ 82

孤独散步者／ 84

书虫的心声／ 86

当行即行，当止必止／ 88

祝福你，大将／ 90

秦林小品

流星篇／ 95

芦苇独语／ 104

吉兰丹河畔的芦苇／ 111

女皇路上的喃语／ 120

湘西寻梦／ 122

我没丢东西／ 125

我与写作／ 127

诗的欣赏／ 129

诗的节奏／ 132

那舀满河星光的人／ 134

往事已逝……／ 139

悲雨青／ 142

一封未寄出的信／ 144

令人怀念的珊瑚／ 146

两根弦——写给二胡大师闵惠芬／ 148

无聊的歌／ 149

一叶消失在地平线的小舟——悼宁舟／ 151

水手啊，已在远方／ 159

何乃健的绿禾岁月



温柔的水，能令稗草在
淹水的情况下休眠；狂
烈的火，却令稗草从休
眠中醒转，在火熄之后
到处蔓延。以暴易暴，
在人类的社会中是不是
也造成同样的后果呢？



绿色革命的省思

退休前夕，一位外国朋友到我的办公室来讨论问题；临走前浏览了堆积如山的书籍后，微笑地说：“把你的藏书与文件全抛到吉打河里，相信能够形成一个小沙洲！”

说真的，在吉北大平原的慕达灌溉计划里，与水稻朝夕相处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最令我感到难分难舍的，就是这二十八年来从世界各地搜寻、收集、分类的稻作学书籍与文献了。

我常常告诉要好的朋友：“短暂的人生历程中，能够有机会发挥所长，学以致用，这辈子就算是没有白活了。在工作与学习的过程中，若能全神贯注于一事一物的研究，那就更加难得。”

我庆幸平凡的一生中，由于机缘巧合，学农之后有机会参与农业史上积极突破生产瓶颈革新技术的发展进程，并从中获取丰富的经验与增强克服难题的信心。这是一场以优良品种为主导，同时配合改进灌溉设施与改善施肥技术的革新运动，在农业文献中被誉为“绿色革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革

惊
起

雄
鸡

鸣

命”这两个字，往往令人联想起刀光剑影和腥风血雨。然而“绿色革命”却与硝烟弥漫的红色革命完全迥异。这场以种子、水利、肥料为重心的科技革命，强调以面包和米粮，通过和平途径，将贫困交迫中的饥民解放。

根据农业科技的文献记录：墨西哥从1960年开始，通过绿色革命推广矮秆的高产小麦，于短短三年间，竟然将总产量提升到比1940年高出五倍的水平。

此外，十一个参与绿色革命的国家，在引进了矮秆、抗倒伏、生长期短、分蘖力强、穗大粒多、光合作用效率高的优良品种之后，1980年代的稻米产量，比起1970年代的产量，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三。1960年代末，马来西亚慕达灌溉区的谷产，每年每公顷仅获三吨左右。绿色革命使双季稻成功种植后，谷产腾升至每年每公顷九至十吨的水平。

绿色革命虽然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然而负面的批评也愈来愈强烈。其中一项指责是：从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由于所需的发展条件存在很大的差异，绿色革命只能令条件优越的富农获益，结果贫富的鸿沟反而因此日益扩大。

每次听到这类指责，我就不禁想起雪兰莪州的适耕庄。在发展初期，华、巫、印三族的稻农，每户皆获得三英亩的田地。这些水田的土壤性质没有重大的差别，然而以华族为主的适耕庄，于1990年代中期平均产量

已能达到每季每公顷八吨以上的收成。反观附近的农民却只能在每公顷三四吨的水平线上徘徊。

水稻产量的差异，使我进而联想到族群间经济实力上的差异。我们的先人南来时，几乎每个人皆赤贫如洗。他们能够在异域中逆流而上，并且建立坚实的经济基础，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是勇于学习，也勇于实践。

我听过一句名言：知而不行如耕而不种。守株待兔的人，不肯努力播种，或者播种之后任由杂草丛生，欠收时又怨天尤人，他们永远不明白，土地只会根据汗水的多寡来给予回报，而不是根据口水的多少来给予酬劳！

(2001-01-06 《中国报》)

惊
起
一
雄
鸡
唱

神奇的龙与稻文化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财富，就是从童年开始就日积月累的藏书。经过四十多年不断地搜集与收藏，我的“书斋”已泛滥成“书灾”，现在甚至从两个书房渐渐满溢到客厅来。我的藏书以三大类为主，文学的数量最多，其次就是佛学与稻作学的书籍了。

小时候的我，对许多事物都很好奇，因此脑海里常常涌现古怪的问题。我很想知道小小的稻谷里，为何能够蕴蓄这么庞然的力量，短短数月里，就能为赤裸的土地铺盖上茸茸的绿毯？我也想知道，小小的秧苗，究竟要经过多少的风雨，多少的磨难，才由禾穗变成碗里热腾腾的饭？

多年前受邀为一份外国期刊整理一篇有关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论文时，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仔细研读中国的稻作史。早期的典籍常引用神农教导农民栽种稻、麦、稷、黍、菽等五谷的传说，认为稻作在中原约有五千年的历史。近年来考古学家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中挖掘出来的炭化稻谷，证实了中国的稻作从起源至今，已有七千余年的历史。

我从这些讨论中国古代稻作的生物学书籍中获益良多。自从象形的“禾”字出现于甲骨文之后，到了汉朝，“说文解字”中以禾为偏旁的字共有九十五个。

“稻”这个字就是一个声义俱佳的例子。左边的“禾”象征结穗的秆，右边的“舀”，蕴涵着以手将谷粒置于臼中，脱壳之后将米取出食用的整个过程。

另一个与禾有关的有趣例子是“秀”字。游修龄在《农史研究》中说：“秀是稻禾怀孕的意思。”朱熹也曾说过：“吐华曰秀”，也就是说植物的花朵绽放就是“秀”。秀字是禾下加个“乃”字。这个“乃”字如一个膨胀的肚子，这大肚子里有一个“子”，就变成了“孕”。我常常跟朋友开玩笑地说：“孕穗的稻禾，与快做母亲的女人一样，因为焕发出母性的光辉而更加‘秀’色可餐！”

中华民族以龙作为崇拜图腾。龙在神话中是专司降雨的瑞物。我还记得小时在曼谷，每次看见彩虹出现于天边，我的潮州保姆就这么哄我：“看呀，龙在吸水啦！”龙和水关系密切，稻和水更加不可分离。每一公斤稻谷的成长，需要应用五千公斤的水。

中国已被公认为栽培稻的起源中心之一，稻文化与中华文化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华族作为龙的传人，更应该了解，龙也同时是水稻的保护神。

以“敬人者人恒敬之”的精神，去对待龙与龙的文化，龙也会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回敬，结果大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然而如果把龙当作蛇来追打，并且赶出篱笆，肯定连年苦旱将接踵而来，大地龟裂，不但稻禾颗粒无收，甚至泥鳅，也不敢在缺水的田里逗留！

(2001-01-13 《中国报》)

惊
起
一
雌
鸟

水稻的生命力

与水稻朝夕相处了廿多年，在水田里拍摄了无数照片与幻灯软片。我将水稻成长过程中的千姿百态，通过幻灯呈现出来的一堂课，以“收割阳光”为题，希望听众能从中体悟耕耘的艰辛，并以感恩惜福的柔心和敬意，尊重每一粒平凡的稻米。

当我到大城市的学府讲解这堂课时，令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许多中学生竟然不曾见过水稻的原貌，有的甚至天天吃饭，然而却完全不知道白米未被煮成饭之前的模样。为了向这些年轻朋友阐释粒粒皆辛苦的盘中餐，我最喜欢引用丰子恺的一段话和他们分享：

“吃饭的时候，一颗饭粒从碗中翻落我的衣襟上。我顾视这颗饭粒，不想则已，一想又惹起一大篇的疑惑与悲哀；不知那一天那一个农夫在那一处田里种下一批稻，其中一株稻穗上结着煮成这颗饭粒的谷，这粒谷又不知经过了谁的割，谁的磨，谁的舂，而到了我们的家里，现在煮成这颗饭粒，而落在我的衣襟上。”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已读过丰子恺这篇文章，也因此很

早就对水稻充满了敬意，并且对稻作的发展史产生兴趣。野生稻是亚洲栽培稻的祖先种，这些繁衍于沼泽地带的禾本植物，茎段再生力很强，种子生产力却很薄弱；此外，种子落粒率很高，成熟时只剩寥寥无几的种子留在穗上。由于野生稻休眠期漫长，萌芽又不一致，一般为异花授粉，因此结出的谷子很不均匀。研究水稻时，我常常这么想：先民在驯化野生稻成为栽培稻的曲折过程中，需要多少心机，多少毅力，多少血汗，才成功将稻作转化为种子产量高，不易落粒，萌芽与成熟一致的优良品种，哺育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

经过了几千年人为的选择，水稻终于成为多型性的植物。全世界一百一十个种植稻米的国家，总共培育了数万个稻种。这些稻作的分化，以籼稻（*Indica* 或印度稻），与粳稻（*Japonica* 或日本稻，有的科学家认为应改称 *Sinica* 或中华稻）为主。籼稻粒形细长，耐湿耐热耐强光，适合于热带的东南亚国家生长。粳稻粒形短圆，耐旱耐寒耐弱光，主要生长于温带如中国北方、韩国与日本等地方。

籼稻与粳稻的品种中，又因胚乳中所含的淀粉成份而分化为粘与糯两类。粘稻的直链淀粉含量较高，米质较硬。糯稻的胚乳中主要为支链淀粉，直链淀粉含量极少，因此胶稠度与米质较软，煮出来的饭黏成一团。

我对稻作的高度适应能力感到惊讶。除了在水源充足的田里可以种植水稻，在水供短缺的山区，农民可以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选择种植旱稻：在受到洪水泛滥影响的洼地又能种植浮稻（也称深水稻）。旱稻的根系比水稻更发达，根粗而茂密，生长均匀，分布较深，维管束与导管较长，表皮与谷壳较厚，叶宽而色淡。由于吸水力较强，气孔较少，蒸腾量较低，因此在缺水的环境中有更强的耐旱能力。

至于浮稻，因为节间伸长能力很强，能随水位上升而快速增长，即使在积水深达数呎的田里，仍然能够保持上部的叶、茎与穗突出水面上。一般上，浮稻每天平均可伸长四寸，最高的记录是每天伸长廿寸，植株在深水中可长达十八呎。

植物的世界里，适应性愈强的物种，传播的范围就愈辽阔，人类的社会里愈能克苦耐劳，生存与发展的天地就愈宽广。稻作在世界上很多角落都能欣欣向荣的繁衍，华裔在每片陆地上都能落地生根。水稻坚韧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象征！

（2001-01-20 《中国报》）

水牛，再见！

最近到曼谷旅行，在机舱里翻阅杂志，阅读了一篇关于水牛的文章，内心感触良多。

曾经访问泰国农村的游客都注意到，水牛是农民最忠诚的良友。这种与世无争，劳而无怨的动物在田里耕耘一辈子，除了偶尔“哞——”一声之外，大部份时间都保持近乎木讷的沉默。

泰国儿童学习泰文时，老师都会在教导第四个字母 **kor kwai** 时，拿出一张水牛图告诉他们说：这就是 **kwai** 了。在中学里，老师讲解地理时也会认真地告诉学生：泰国成为全世界白米最大出口国，水牛确实功不可没。

随着1980年代和1990年代工业快速发展，许多水田已被转换为屋地和工厂，农村里的年轻人羡慕城市的繁华，也纷纷涌入城市谋生。劳工短缺加速了农耕机械化的推广，水牛渐渐被拖拉机取而代之。

根据那篇文章的报导，泰国于1990年时共有六百万头水牛。到了1994年，水牛的数目竟然剧降至二百五十万头，到了1999年只剩一百七十万头而已。

二十多年前，泰皇驾临农村考察时发现：单凭科技发展，无法完全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当农民贫无立锥之地，连水牛也买不起，又如何能奢望拥有拖拉机呢？

为了推行农村济贫计划，以及减轻耕作的生产成

惊
起
一
滩
鸥
路

本，泰国的畜牧局于1980年依泰皇御令，成立了水牛银行，帮助农民拥有自己的水牛。

除了贷款予农民购牛之外，这个银行也推行了几项别开生面的计划：农民可以先从银行借用一头雌水牛来饲养。这头牛于五年内生下的所有小牛必须交还银行作为利息。

五年过后，母牛生下的小牛全属于农民，而母牛也不需即刻归还银行。此外，农村里若饲养超过五十头母牛，水牛银行将让农民免息借用一头公牛来为牛群传宗接代。

1997年泰皇庆祝登基五十周年的当儿，整个东南亚不幸遭受突如其来的经济风暴，许多国家陷入困境后，人民只好鼓起勇气于凄风苦雨中挣扎。泰皇多次深入农村，激励农民发挥草根智慧，以自然简朴的生活方式自力更生，避免过份依赖科技与机械而加重经济负担。

经过泰皇登高呼吁，已经逐渐被人遗忘的水牛，再次获得农民的重视。

水牛在价格方面比拖拉机便宜、耐用，而且不需浪费外汇。一位泰国农民说：水牛在两岁时已身强力壮，可以到田里耕作。养了廿年的水牛仍然精力充沛，不像拖拉机，用了几年之后就百病丛生，常常要送去修理，昂贵的零件与维修费用常常令农民烦恼不已。

为了广泛推展水牛耕作的复兴计划，水牛银行积极地在农村宣传水牛的好处，并于1998年分发了七千头水牛到全国农村去“为民服务”。

我于1972年来到慕达农业发展区工作时，据说吉北大平原上共有五万余头水牛，然而由于双季稻的种植必须配合农业机械化的推行，因此在短短的数年里，拖拉机快速地取代了水牛，成为农耕的主力。

1980年代初，水牛的数目已少过两万头。记得1980年代末，动地吟诗歌朗诵会上，司仪介绍我时，以戏谑的语调告诉观众：“这位是吉打州每头水牛都认识的人。”我也开玩笑地回答：“这没什么稀奇。目前吉打州的水牛已寥寥无几，因为绝大部份都跑到煮咖喱的锅里！”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百余字的小品文，藉水牛抒怀：

“屈身于稻田的泥洼里，水牛固守着窟窿里的泥浆，慵然不动，以为那是莫大的享受与富足。水牛永远不了解，只有浸润于源远流长的大河里，才能够真正感受到生命奔腾的韵律，才能够领略万里星空投影入长河所泛起的沁凉！”

善良的水牛固守着泥坑，不愿到更广阔的天地驰骋，结果只好任人摆布了！将来，我们的孩子的孩子，想要端详水牛的真面目时，或许唯一的去处就是动物园！

(2001-01-27 《中国报》)

惊起一滩鸥鹭

伴着马苏莉走来

很多老一辈的吉打人至今仍然念念不忘马苏莉白米 (Mahsuri)。这种米质油亮、光洁、晶莹，饭粒柔滑，口感极佳，冷却后依然松软的水稻品种，已很难在市场上寻获。

目前米市中出售的本地米，绝大部分来自马来西亚农业研究发展局所培育的 MR 系列 (Mardi rice) 稻种。

我曾经读过一首禅偈：

“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

若不勤办道，披毛戴角还。”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一粒米中的天地确实广袤无垠。水稻的细胞核里有十二对染色体，脱氧核糖核酸 DNA 是组合成染色体的遗传物质；携带和传递遗传信息的基因，就是 DNA 长链中某段特定的序列。不同水稻品种，DNA 遗传密码的顺序排列就会出现差异。

育种学家的主要任务即利用不同品种进行杂交，将优秀品种的基因导入另一个品种的细胞核中，育成高产、质优、抗逆性强的新品种。马苏莉稻种就是由本地的稻种

Mayang Eboss 80 与台湾的 Taichu 65 杂交而成。

这项研究工作于 1950 年在印度的 Cuttack 进行，并于 1956 年将经过选育的后代，送到当时仍未独立的马来亚作进一步的系统选择。与此同时，另一个新稻种马琳雅（Malinja）也被培育出来。这两个稻种于 1964 与 1965 年间，由农业局向主要稻产区的农民推荐。

当年正在准备进行双季稻种植的农民很喜欢这两个新品种。由于这两个新种的知名度很高，当年米都有两间酒吧也取名马琳雅与马苏莉来吸引顾客。

马苏莉与马琳雅的生长期介于一百卅四至一百四十七天之间，非常适合双季稻的种植。然而由于这两个稻种对稻热病与病毒感染的东格鲁病（Tungro disease，亦称红稻病），完全缺乏抗性，因此在双季稻的水田中染病率很高，农民无法有效控制这些病害，只好让抗逆性较强的新种，将这两个米质极佳的品种取代。

国际水稻研究所 IRRI 培育的高产奇迹稻 IR8 号稻种，于 1966 年引入马来西亚，并以本地名称 Ria 向农民推介。奇迹稻确实非常高产，然而这些高产的潜能必须在水利灌溉条件良好，稻农按时施肥施药抗虫抗病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否则奇迹稻茂密的植株反而吸引更多害虫到来，造成产量剧降。马来稻农称分蘖（分枝）为 beranak，意即生子，我常跟他们说，种稻跟养孩子一样，生出很多分枝而没有好好培养，反而给自己很多麻烦！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全球以米为主食的消费者增加了百分之七十，然而科学家的努力也同时将全球米产

惊
起
一
堆
鸟
鸣

提升一倍。未来廿年，由于人口不断增加，据估计到了2020年，全球必须增加二亿二千万吨白米，才足以应付米粮的需求。

传统的育种法已很难带来新的突破，因此以生物科技培育的转基因作物 **GM Crops**，将会在新世纪里扮演重要的角色。从一种作物细胞核中提取有用的 **DNA** 片段，转移至另一种作物的细胞核中，会比传统育种法更有效地将作物性状改良。美国华盛顿大学已成功从玉蜀黍中提取基因，转入水稻，提高转基因稻种在光合作用中利用二氧化碳制造葡萄糖的效率，并且显著地促进稻米的增产潜能。

1970年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诺曼波洛说：我们无法将时间扭转回到过去，继续以只能养活少数人口的耕耘方法来操作。人类以一万年的时间来努力增加粮产至今日的水平，然而未来的廿五年，我们必须加倍生产才足以应付粮食需求。

若要登陆月球，就必须利用高科技制造的火箭，不能依靠翅膀。同样的，要改善农民的生活，就必须将种植马苏莉那个年代的旧观念抛弃。因此，除非能够利用生物科技来摆脱生产瓶颈，否则这个目标将遥不可及！

(2001-02-03 《中国报》)

从插秧到直播

我年少时就很喜欢接近水稻，并且从水稻的观察中寻获许多创作的灵感。十三岁时和同学乘火车南下吉隆坡，看到辛勤的农民在田里插秧，心里非常感动，于是以短短的几行文字，描绘了水稻在我心中的投影：

“列车的窗棂

挂满了一幅幅明艳的锦绣

戴蓑笠的农妇们

曲着身子低着头

将一扎扎的苗秧

在翠锦中急急地刺绣”

中学毕业前与同学骑脚车从檳城南下太平访友，途经鱼米之乡的吉辇区，再次见到稻农在田里劳作，顿时神思飞扬，于是以简短的诗行，将这绮丽的田野风光，永远留在记忆里珍藏：

“田垅镶着一方一方的水田

一方一方的晴空

你急急地把秧苗插入白云中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收割时稻禾拥抱着秋风

漾着睡意摆拢

稻穗的梦，就是你的梦”

1950年代及1960年代，插秧是东南亚国家种植水稻的主要方法。农民在整地之后，选择接近水源的田地作为苗床。秧苗长至五六片叶时，就由农夫拔起，移栽到大田里。插秧的工作主要由农妇来处理。农妇以一种状似羊蹄的工具将稻秧插入土中，行动敏捷如刺绣。

1970年代末，由于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力向城市外流，农忙期常因雇工难觅而延误农时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农活雇员的工资日益提高更令稻农百上加斤。

为了克服这些难题，农民开始尝试省工的栽培技术。不必育苗、插秧，只须把种子直接撒到田里的水稻直播栽培法，从1980年代开始向农民推介之后，逐渐为农民所接受。

目前，全国主要稻产区里的水田，超过百分之九十是以直播法来种植。其他东南亚国家如泰国、越南与菲律宾，直播法也很普遍。

东南亚的稻农仿佛是遊艺场中的旋转木马，绕了一个大圈之后，又回到原点。根据稻作的历史文献，人类开始驯化稻作时，农民将稻谷和其他作物的种子一起撒播到经过刀耕火种的干田，任由这些种子于雨季到来时萌芽茁长。干田直播法接下来由集中于河谷与靠近水源的湿田直播法，以及防草效果更佳的插秧法取代。

过去因为杂草防除的问题无法解决，直播的稻田里

往往杂草丛生，并且造成严重倒伏；加上收割时必须依赖人力割稻、打谷，不但劳动生产效率低，劳力成本高，而且产量非常不稳定。

从1980年代开始，由外国引进的联合收割机经过不断地试验而获得改善之后，已经能够完全取代手作收割，许多直播田里的收割难题皆能迎刃而解。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除草效率高的农药接二连三在市场上出现。那些最令农民头痛的稗草、盖谷草、千金子等禾本科杂草，已无法威胁直播田里的水稻。

从插秧改变为直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现象：以高科技配合完善管理的稻农收成大幅度提升，反之，仰赖科技却疏于管理的稻农，收成往往乏善可陈。以杂草防治为例，在直播田里，如果能够慎重施放除草剂，并且配合恰当的水利管理，防治的效果甚佳。

然而，如果以为施放了除草剂就可以高枕无忧，完全忽略了施放农药必须适时、适量、适法，适可而止的杂草管理法，结果反而大失所望，田里的稗草常常长得比稻禾还壮。

不管插秧或者直播，如果农民不细心观察，不关心水田生态，不肯用心防虫除草，那么，农民的心将永远被不断涌现的难题所困扰，不为什么，只因“一切唯心造”！

(2001-02-10《中国报》)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白千层里的禅机

我以前服务的部门前面有一个澄澈的湖，湖畔植满了绿树。有一回，几位从南方学院到来整理口述历史资料的活泼女生，与我长谈数小时之后，随我到湖边的停车场准备外出用膳时，无意间瞥见了一株树皮一层层地剥开，要掉不掉的附于干上的大树，好奇地问我：“那棵挂满了一撮撮小白花，像挂满了一簇簇小瓶刷的树，名称是什么？”

我趋前剥下一片内层光洁平滑的树皮交给她们看：“这棵树叫做白千层。台湾女作家简媾的散文集《水问》里，有一篇文章就是以白千层为题。她还说这层软柔柔的树皮，是天生用来写诗的呢！”

我于1970年代初到慕达灌溉区工作时，就认识这种远望像金合欢的树。马来农民告诉我：这种树叫做Gelam。在沼泽里，白千层与红树一样，能适应酸性与硷性的土壤，即使经过林火的焚烧，层层包围着树身的皮，能让白千层于浩劫后快速复原。

在慕达灌溉区里，由于白千层生长的地方土质酸性强，土壤的pH值（即酸硷度或氢离子浓度）一般低过三点五，强烈的硫酸令水稻无法蓬勃成长。因此，白千层繁衍的田地，稻作的收成一般上很不理想，那些地段也少人问津。

我对白千层的生态感到很兴趣，于是开始挖掘有关的参考资料。植物学文献中称这种树为 *Cajeput tree* 或 *Paper bark tree*，拉丁学名是 *Melaleuca leucadendron*。过去农民只晓得白千层的枝干易燃，因此常砍下来当木柴燃烧。近年来医学研究员发现白千层的叶子可以提炼治病的药物之后，这种外貌平凡的树已日渐受人重视。

为了提高灌溉区里稻谷的产量，许多原本长满了白千层的低洼沼泽地，逐渐被开辟为稻田。除了建立排水和灌溉设施，农民也获得石灰（碳酸钙）的津贴。石灰撒播之后犁入土里，可以降低土壤的酸性，让水稻能于适宜的环境中生长结穗。然而土壤的改善，却为白千层带来了灭绝的劫难。许多白千层被农民砍伐，以扩大耕作面积。经过了二三十年双季稻的种植，而今白千层在田野中已难得一见了。

三十多年前，位于吉北大平原的慕达灌溉区内，接近四分之一的水田土壤含有强烈的酸性，稻禾不能正常生长，有时甚至枯死，农民经常因为欠收而生活困苦。经过多年的研究与推广，以多次排灌配合石灰和磷肥的科学施放，我们终于协助农民克服了恶劣的水稻生长环境，很多农民甚至将产量提高到水平之上。目前，整个灌溉区大部份的酸性土壤已从第四级的瘠土，提升为稻产潜能极佳的第一级沃土。

反观过去年年丰收的沃土，由于高速公路的铺设破坏了原有的灌溉设施，加上维修工作不完善，稻作因为严重泛滥而死亡。有些沃土甚至因为农民无法继续种稻而弃耕，结果杂草丛生，鼠害频仍。

惊
起
一
滩
鸟
鸣

沃土沦为荒田，瘠土却获得丰收给我很大的启示。环顾我们周遭的国家，有的毫无天然资源，然而凭藉人民的智慧与刚强的毅力，终于成为富裕之国。反观原本资源丰富的国家，因为管理不当，贪污滥权，结果国家负债累累，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中，苦不堪言。

最近重回过去的办公室，看见湖畔那棵白千层在风中婆娑，内心不禁思潮起伏。白千层那千层万层的树皮虽然不题诗，浓浓的诗意已紧紧夹入千层万层，似乎脱也脱不尽的皮层里。这些没有文字的诗，深深蕴涵着沧海桑田的禅机！

(2001-02-17 《中国报》)



太多水的烦恼

在米都居住超过十年的人士肯定会注意到，吉北大平原的气候与马来半岛其他地区最明显的差异，就是从每年十二月中旬开始一直延续到翌年三月初旬或中旬的漫长旱季。当东北风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带着寒意到来时，万里无云的晴空，常常出现一群一群的鹭鸶安详地飞翔。千亩万亩生机盎然的稻田里，绿禾开始抽穗开花。冬至过后，谷子开始灌浆，而稻穗也逐渐由绿转黄。我曾经写过一篇小品文〈金穗编织的长毯〉，开头的两段概括了我在这个鱼米之乡里生活了廿余年的美感经验：

“每年正月，如果你沿着高速公路驱车北上，那么，当你骋驰而入坦坦荡荡的吉北大平原时，整个灌溉区会在湛蓝如海的晴空下，铺展一幅金穗编织而成的七十公里长毯，迎迓你的莅临。

如果你在二三月趁着星夜南下，收割后的田野，到处可见燭火簇簇，沿途张臂迎风，频频向你挥手，依依惜别。”

然而，在新的千禧年到来之前，吉北大平原的气候却突然完全改变。豪雨不断滂沱而至，令许多低洼的地

惊

起

难

忘

路

方积水，许多排水设施欠佳的稻田，甚至被浊水淹没。

水稻是一种奇特的作物，由于长期被人类栽培于淹水的生态环境中，体内逐渐形成了非常发达的通气组织，尤其是根的通气系统变得更能适应淹水的土壤。水稻根部的皮层细胞为柱状排列，其间有很多孔隙，与茎部和叶片的气穴连接，对通气非常有利。但是如果淹水过深，积水期过长，稻的生长也会受到涝渍的危害而减产。

天气阴霾是造成稻作收成不理想的另一个因素。分蘖期间光照不足，将会直接影响光合作用。由于光合产物下降，纤维的形成减少，稻株的生长纤弱，分蘖的进展变得迟缓。灌浆期光照不足，稻穗的结实率也随之降低而减少收成。此外，持续绵雨寡照，也最有利于病虫害的蔓延。

十二月的漫长雨季正好发生于容易感染稻病的开花孕穗期，这种有利于稻飞虱与纹枯病病原菌繁衍的气候条件，导致病虫害的暴发流行。在一些多肥、密植、不通风的直播田里，病情快速亢进，农民还来不及施药，稻禾已受到了严重侵袭。

最近阅报，知悉沿海一带的稻田，因为漫长的雨季而影响排水工作，到了稻谷成熟期，田里的土质松软，造成收割机无法操作。农民心焦如焚地看着鸟雀在金黄的稻穗间啄食，却无法尽快完成收割，整个季节的辛勤工作，换来的可能是倒伏之后在湿土上萌芽的稻子。此

外，由于天气阴晦多云，农民不能晒田，下一季的耕作将因土壤松软而导致拖拉机深陷泥泞，机械的维修费用骤增，农民的困厄亦将百上加斤。

水是稻禾的命脉，没有水的稻田将杂草丛生，颖花不孕，实粒数减少，空秕率大增，严重影响米质和收成。然而，如果水份太多，也同样会造成许多不良的后果。

人类的社会也一样，如果缺乏物资和财富，许多社会经济的发展将停滞不前。然而，当物资与财富积累到心窍都被酒色财气填满，泛滥的欲望将人性完全淹没，像泛滥的洪水将稻田淹没，等到洪水退却时，稻禾已经奄奄一息了！

(2001-02-24 《中国报》)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转基因水稻的论争

最近报章刊登了一系列有关生命科学的报导，最令人振奋的是：人类基因图谱的绘制工作已初步完成。这项科学界伟大的突破，为人类探索生命的迷宫提供一本珍贵的路线地图，也为人类克服遗传痼疾的万里长征引路。

这份解读人类基因密码的草图，已于2000年6月公布。事实上，廿世纪的最后一年里，人类完成了两项生命科学的伟业，除了人类的基因图谱让我们了解人类的廿三对染色体共蓄存了三万至四万个基因的遗传信息，科学家也于2000年4月宣布，成功绘制出第一本水稻基因组的工作草图，全面剖析水稻十二对染色体内四万个基因的译码，扩展人类了解水稻增产、抗逆，以及适应各种生态环境的知识。

去年四月，我接受菲律宾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获取与应用服务协会 ISAAA 委托，陪同新、马三家华文日报的专题记者到北京参与中国农业与食品生物技术国际研讨会，并且出席水稻基因组测序工程完成工作草图后，正式向全世界宣布的记者招待会。

出席这个会议让我获益良多。我采购了多本生物工程的书藉，同时收集赞成与反对基因改良食品（GM Food）的学术论文。我也开始认真思考基因工程与全

球人类未来的粮食供求问题。

无可否认，基因工程的利弊是生命科学在廿世纪里最激烈的论争课题。反对基因改良的科学家认为外来基因置入作物的细胞核中，可能诱发预想不到的新陈代谢变化或失调，如以来自椰菜花病毒的启动因子，与其他增强剂混合物，可能在生物体内制造异体蛋白，并且可能产生更顽强的病毒。

赞成基因改良的科学家却认为，在漫长的物种进化过程中，许多完全不同物种的基因在染色体上已存在共同的列序，如水稻、小麦与玉蜀黍就有许多基因是相同的，因此通过人工导入外源基因并没有破坏自然。

更令人惊讶的是：人类第廿一号染色体上有大段的基因，竟与老鼠第十六号染色体上的许多基因列序相同。这种现象暂译为共序（Synteny）。科学家也发现，大约二百个人类基因，是由细菌于千万年前侵入人类的脊椎动物原始祖先而获得，由此可见不同物种之间交换基因的现象并非始于基因工程。植物病理学家的研究显示，香蕉条班病毒（Banana stripe virus）的基因，于很久以前已进入香蕉的基因组，并与之结合为一，正如转基因作物所进行的基因重组一样。然而，以香蕉作为主要粮食的非洲人，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健康。

至于食物过敏的问题，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人口对天然食物如牛奶、海鲜、大豆、花生、核果等都有过敏反应。科学家在转基因过程中一旦发现过敏现象出现，即刻终止有关的基因转移研究，因此，能在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食品，整体而言，与自然食品的安全性一致。

惊
起
一
雌
鸟
鸣

经过深入的思考与广泛阅读生物科技的文献，我逐渐由怀疑转向肯定转基因作物的贡献。以水稻为例，由于人口剧增，到了公元 2020 年，以大米为主食的人口将增加百分之七十，稻米必须增产二亿二千万吨才能达到供需平衡。传统育种法已很难在增产方面获取重大突破，若无法增加单位面积的米产，许多森林将被砍伐，物种多样性受到破坏，水土流失造成泛滥，更多生态问题将相继出现。转基因水稻配合杂交水稻（Hybrid rice）的广泛种植，将有助农民生产更多质优与高营养的大米，为人类的后代节省资源，保护土地。

目前，全球适宜种植作物的土地已几乎全被开发，因此，若能在现有的土地上，让每一穗仅能结出一百粒谷子的稻种，提升为每一穗能结出三百粒谷子的高产品种，谁说这不是大慈大悲的善行呢？

（2001-03-03 《中国报》）

烧不尽的稗草

廿年前，马来报章上曾经刊登一篇轰动米都的报导：一位稻农从农民协会购买了谷种回来，撒播于水田之后，禾苗蓬茸茁长。不料到了开花结穗时，却令他大吃一惊，因为田里的稻禾很多已变形为稗草！

经过周密详细的田野调查，我们终于发现并非农民协会的稻种突变为杂草，而是这位稻农连续好几个季节采纳直播法种稻，由于播种时田里的水全排入沟里，不积水的潮湿田面，非常适宜从田垄掉落的稗草种籽萌芽。

稗草根系发达，茎秆强壮，分蘖能力很强。这种禾本科恶性杂草的外形与稻禾非常相似，而且与水稻同时发芽生长，因此农夫完全察觉不到杂草已侵入水田。等到开花时，才蓦然惊觉稗草已到处蔓延。

一棵稗草能长几十穗，每穗结籽数百粒，这些草籽比稻谷早成熟，并且容易脱落。稗草的结实率比水稻高出很多倍，成千上万的草籽随着犁田机散播到水田各个角落，经过三几个季节的繁衍，稗草多到连田鼠都不要进入这一片稻田！

以前稻农以培苗插秧的方法种植水稻，稗草以及其他禾本科的杂草无法在淹水的情况下萌芽。水田里常出现的阔叶杂草以及莎草很容易识别，也容易控制。稗草

惊起一滩鸥鹭

以及千金子和盖谷草在植物分类学上与水稻同科，因此很多能杀灭这类杂草的除草剂，若施用不得法，反而会伤及水稻。为了克服这些难题，我决定认真研究水田杂草的生态。

中国的农谚里，不少涉及杂草的防除工作，例如：若要来年害虫少，今年铲尽田边草；田塍三面光，害虫无处藏；割尽稻根铲尽草，害虫孙子跑不了；虫口一把刀，草口一把剪；草是败家王，不锄全田荒；冬季清除田边草，来年肥多害虫少。

农民从多年的观察中发现，任由杂草滋生，挤占土地和空间，与农作物争夺养分、水分和阳光，将严重影响作物的生长，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减产，同时也令作物品质下降。此外，杂草往往是害虫栖息繁殖的匿藏处，例如稻谷灌浆期常出没稻穗间的臭虫，寄生在稗草上产卵、孵化、繁衍，再迁徙到结穗的田里，使作物受害。

杂草的适应性很强，种籽埋藏于稻田土壤中，经过多年岁月，仍能存活与保持萌芽能力，这个特点与种籽的休眠有很大的关系。

种籽休眠（dormancy）的生理现象，是杂草为了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加强后代生存机率而形成的生理特性。有的杂草种籽的种皮坚韧，能阻碍胚根与胚芽生长，同时也能阻止氧气与水分由胚吸收以进行新陈代谢作用。

此外，种皮内也含有“休眠素”，能阻止种籽内的酶带动萌芽的化学作用。休眠的种籽在土里耐心等待，直至田野中的生态环境处于最适宜萌芽与生长的状况，种籽内部才解除一切生理限制，萌芽茁壮，尽情展

现生的激情与力量。

小时背诵唐诗，一直不解为什么离离原上草，能够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特异功能。

研究杂草种籽的休眠原理之后，我恍然大悟，能将整棵大树烧成炭的大火，未必能伤害到土缝中一粒蕞尔的稗草种籽。

杂草的实验证明：火烧农田造成的加温现象，能够终止种籽的休眠状态，引发种籽萌芽。

火烧之后，由于表土的植物被（canopy）消失，表土的昼夜温度差异变大，土面的光照增加，光照的长短与光质对种籽萌芽有很大的影响，适当的光照能解除种籽的休眠。

此外，农田里有不少植物能向土壤释放抑制其他植物生长的化学物质（Allelopathic compounds），大火烧掉了这些会“放毒”的植物，同时除掉了土壤内的抑制物质，草籽就能萌芽，并且欣欣向荣的成长了。

温柔的水，能令稗草在淹水的情况下休眠；狂烈的火，却令稗草从休眠中醒转，火熄之后到处蔓延。以暴易暴，在人类的社会中是不是也造成同样的后果呢？

（2001-03-10《中国报》）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自然生态中的智慧

我非常同意，实践是检验理论最佳的尺度和准绳。从稻作学的观点来衡量，更能突显实践在探寻真理过程中的重要性。

记得廿余年前，当我开始在慕达灌溉区里进行农业推广工作时，每一次与农民的聚会，都不忘提醒他们，在水稻的生长过程中，必须按时施放肥料和农药。

我们常常强调：预防胜于治疗，因此必须在病虫害未大量繁殖蔓延之前，先将它们扑灭，否则后患无穷。在 1970 年代初期，农药用得愈多的农民受到夸奖，不用农药的农民则被评为落伍与怠惰。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 1970 年代末期，一些常用农药的农民忽然发现，在水田里施放了农药，稻禾反而转黄萎缩，然后逐渐枯死。细察之下，赫然发现稻茎接近水面的部份遍布着状如煤烟的黑霉、叶鞘上爬满了体积只有半粒米那么小的昆虫。

农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害虫，忙向农业局报告。

经过田野调查，证实过去很少在马来西亚的单季稻中出现的褐飞虱，已随着双季稻的农耕技术改变而迅速蔓延。繁殖力特强的褐飞虱迁飞入稻田内大量产卵，虫卵孵化之后，虫量遽增，到处贪婪地刺吸稻汁，危害稻株的成长，严重时形成空穗，百亩嘉禾凋萎荒枯，瘫痪

倒伏。

此外，褐飞虱还能传播病毒，造成矮缩病，令农民蒙受严重的损失。

为什么在双季稻的水田里大量施放农药反而引发褐飞虱蔓延成灾呢？

原来，水田里原本有很多益虫在稻丛中繁衍。这些水田生态系统中的天敌，有的能在害虫体内或卵内寄生，有的能捕食害虫。

天敌对害虫具有持久控制的能力，压低害虫的数量，发挥驱除害虫的作用。一旦农民大量使用农药，尤其是广谱性（broad spectrum）剧毒化学物，不管害虫和益虫，一律格杀勿论，问题就频频发生。

我常以这个比喻来向农民解释：褐飞虱就像由几个亡命之徒组织起来的黑帮，本来在警察的严密监督下，这些黑社会分子一直忙于奔命，不能兴风作浪。益虫就是田里的警察。滥用剧毒农药，就像为了捉贼而动用了杀伤力很强的重型武器，不但把贼杀灭，同时也把警察全部打死了。

黑帮的组织网庞大，城里一旦没有了警察，外地的歹徒就趁虚而入，为所欲为，结果整个城市给这些坏人搞到天翻地覆。

实践证明，过去强调化学防治，定时施放农药，不但伤害了益虫，也促使害虫产生抗药性，并且带来了污染环境，损害农民健康等弊病。

利用自然界里本来就存在的生物资源，以虫治虫，让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充分协调，相辅相成，只于必要

惊起

滩鸥鹭

时用药，反而能够获得经济、安全、持久等事半功倍的优良效果。

近年来昆虫学家发现，田野间的非稻生境（Non-rice habitat），如田埂与河畔的草丛，是许多益虫重要的温床。杂草的花粉与花蜜为益虫提供营养。休耕期间，田里的虫害减少时，生长于杂草间的无害生物，也成为益虫的主要食物来源。因此，以前认为必须完全清除与消灭的杂草，如今却被认为是水田中维持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份。

在人生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重新审视，许许多多被我们不屑一顾的平凡事物，如多年前读过而今被我们束之高阁的旧书里，是不是深藏着许多我们一直久寻不获的智慧呢？

（2001-03-17 《中国报》）

稻花香里的哲思

很多年前，一位久居吉隆坡的文友向我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

“水稻的花朵有香味吗？”

我当时很坦率的回答：

“虽然和水稻朝夕相处多年，也常于水稻抽穗开花时到田里进行研究工作，然而我从来没有嗅过稻花的香味。”

他疑惑地问我：

“南宋词人辛弃疾写过一首词〈西江月〉，其中的佳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照你看会不会是夸张的形容，完全没有科学根据呢？”

为了解答朋友的疑问，我开始对稻花是否有香味这个问题产生兴趣。翻阅了许多文献之后，我从游修龄著的《中国稻作史》中获得宝贵的资料。

原来，远在东汉时，张衡已在他的〈南都赋〉里提到一种称为“香粳”的稻种。

晋朝、唐朝与宋朝的历代诗人词客，也写过不少咏香稻的诗句。明朝与清朝的地方志里，亦可以见到有关香稻的纪录。

惊
起

难

啼

啼

游修龄认为香稻不是一个品种，而是一群有香味的品种的统称。中国农民为香稻取了许多很有诗意的名称，如“十里香”与“过山香”等，都非常传神。

印度的育种学家刺密阿（Ramiah）与其他研究员于1957年发现：水稻的香味是由三个遗传因子所控制，这三个因子中任缺其一，则香味全失。

我将这些资讯告诉那位文友时，打趣地说：

“控制稻香的三个基因，就像决定一篇文学作品内涵的三个重要因素，即真、善、美。三者任缺其一，文学作品就完全没有感人的力量了！”

真正体验到稻香，全靠一个难得的机缘。八年前因公务到霹雳州去考察水利时，受到当地农民热诚邀请，参观他们从台湾引进的香稻。当我们沿着田垄走向起伏翻腾的禾浪时，忽然迎面扑来一阵馥郁的香露儿（pandan）薰风，令人心旷神怡。稻农指着不远处的一片稻田兴奋地说：

“这阵香气就是来自那片田的香稻。”

当时香稻还未抽穗，香气全来自稻叶，原来香稻不用开花已到处飘香。

我心里想：这简直和才华洋溢的杰出诗人一样，不必读他的作品，只要从他隽永的言谈就能品尝到耐人寻味的诗意了！

三年前到菲律宾的水稻研究所开会，邂逅泰国的育种学家素塔博士。闲聊间谈到泰国香稻“白茉莉花”

(Kao Dok Mali) 时，他告诉我多年研究的心得：白茉莉花在泰国东北土壤贫瘠与缺氮 (Nitrogen) 的稻田里，长出来的谷子品质最优，香味最浓。反之，在湄南河三角洲肥沃的土壤中长出来的白茉莉花稻子，香味很淡，品质也大为逊色。

素塔博士的高见，深深烙印在我心中。许多历史中高贵的灵魂，如抱石投江的屈原，如精忠报国的岳飞，如从容就义的文天祥，他们高尚的情操，在最恶劣的环境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正如泰国香稻“白茉莉花”，在最贫瘠的土壤中酝酿出最令人回味的馨馥。

(2001-03-24 《中国报》)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从抗治稻病汲取教训

每年六七月，吉北大平原上的城市、乡镇与农村里，几乎每个夜晚华灯初上之后，家家户户亮灯的地方，都密密麻麻地聚满了一种比米粒略小，能飞又能跳的小昆虫。

由于这些飞虫趋光性强，喜爱扑灯，因此俗称为灯蛾。

很多年前，我曾经于观察灯蛾之后，写了一首小诗：

飞扑之前先冷静认清方向

不是所有光芒都象激新希望

灯蛾，有的光源来自死神提着的灯笼

诱你奔赴自焚的火葬！

灯蛾其实与鳞翅目的蛾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前胸背板黄绿色，后半部鲜绿色，有时前翅还有两个黑点的昆虫，真正的名称是黑尾叶蝉，又称浮尘子，属于同翅目，与蝉、蚜虫以及白蜡虫有远亲关系。

每当叶蝉涌现，在灯前狂舞时，最头痛的就是夜间摆卖熟食的小贩了。叶蝉不但在人的脸上与身上乱爬，

令人发痒，还掉落食物中爬跳。

最有效的驱虫法，就是将灯熄了，让它们迁往别处的光源。

叶蝉产卵于叶鞘，通常一只雌虫可产卵一百粒左右，而一年可繁殖五至六代，因此虫数能于短期间大增。

经过羽化成虫之后，有的叶蝉在田埂杂草间歇脚，有的迁飞入田里，在稻株上横爬斜行，刺吸稻汁。

叶蝉是传播水稻病毒的媒介昆虫。在日本，叶蝉能传播矮化病；在东南亚和南亚，叶蝉传播可怕的东格鲁病。

1980年代初期，很多吉打与玻璃市州的稻农发现：刚插秧不久之后，田里的禾苗开始变黄。稻农以为土壤缺乏氮肥，于是大量施用尿素。过后他们赫然察觉，稻叶不但没有转绿，反而快速褪色为橙黄或柿红，有的叶片扭曲皱缩，稻株矮化，分蘖大大减少。更严重的是，许多受感染的病稻不抽穗，有的穗虽然长了出来，然而穗小、粒小、谷秕不结实。

惊起

一

滩

鸟

鸟

受影响最深的是那些乱施肥料与乱喷射农药的农民。他们在收成骤减之后，还要蒙受多施肥料与农药的成本负担。

由于受影响的稻田面积庞大，数以万计的稻农陷入经济困境，负债累累。

经过植物病理学家的化验，证实这些矮化萎黄的稻禾，感染了东格鲁病这种水稻的绝症。本地稻农称这种病毒感染的疾病为红稻病（penyakit merah）。

病稻细胞内含有杆形与球形两类病毒粒子，全由微小的叶蝉传播。

红稻病随后接二连三在吉北大平原出现，让我们从惨痛的破坏中获得宝贵的教训：广泛栽植没有抗性的稻种，完全不依耕作时序，以及缺乏协调的种植，将使病毒有机会存活于没有晒土、没有休耕的水田中。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慕达农业发展局决定严厉施行全面休耕的策略：每年正月停止从水库施放灌溉用水，并且鼓励农民于正月中旬收割后，利用吉北典型的干旱气候晒田。所有稻秸于刈割后，必须在田面均匀燃烧以毁灭病原。

此外，我们也引进了对叶蝉有抗性的稻种向农民推介。这种措施果然非常有效，自从1985年至今，红稻病几乎完全在吉北大平原绝迹。

从治理这种水稻顽疾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深入分析问题的根源，只凭表面的观察，采用错误的策略，就像误用肥料与农药来防治红稻病，将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面对今天社会里愈来愈严重的乱象，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控制红稻病的经验中，汲取解决问题的智慧呢？

(2001-03-31 《中国报》)

金苹果蜗牛带来的危机

“你如果一清早到田里拔草、施肥时，看到稻秆上结出鲜艳的草莓，请赶快到附近的农会去报告，因为新的水稻克星已进驻你的水田了！”

几年前金苹果蜗牛（golden apple snail，亦称福寿螺，马来文称为 gondang emas）被发现侵入吉北大平原的水田时，我们为了让稻农了解这种有害生物可能带来的危机，刻意以匪夷所思的描述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水田里有多种属于腹足纲的软体动物，其中有数种蜗牛是农民佐餐的美食。这些长久以来在田间杂草中繁衍的生物不会危害稻作，然而由外地潜进来的金苹果蜗牛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任由这种蜗牛毫无节制的繁殖，农民以直播法培育的幼禾，会于一夜之间全给蜗牛吃光了。

金苹果蜗牛被引进东南亚的水田生态系统，是一个善行突变为坏事的例子。这些原产于南美洲巴拉圭境内沼泽林里的软体动物，曾于 1950 年代被人通过非法途径引进南美洲荷属殖民地苏里南（Surinam）的稻田，并且随着灌溉系统四处扩散蔓延，成为水稻的有害生物。

惊
起
一
滩
鸥
鸟

1980年代期间，金苹果蜗牛被走私者引入台湾，然后转运至日本。1982年，金苹果蜗牛由菲律宾农业局批准，成为一项提高农民生活素质的乡村计划，并且在多个乡区里积极推行。农业局的官员认为蜗牛含高量蛋白质，有助于克服农民营养不足的问题；蜗牛肉又可以经过加工出口，为国家赚取外汇。这些蜗牛随后被介绍到中国、韩国、泰国、印尼及越南。

在饲养的最初阶段，蜗牛皆被农民安置于水池中。后来因为外销市场反应欠佳，农民逐渐失去了养殖的兴趣，任由蜗牛无拘无束地爬出池外，进入附近的水田。由于这些外来的蜗牛身在异域，远离南美洲自然生态中的天敌，因此可以大量繁殖。一般的蜗牛是雌雄同体，然而金苹果蜗牛却与众不同，是雌雄异体的动物。蜗牛的卵经过孵化，小蜗牛在正常的环境中成长，可于六十至九十日后进行交配，每次产卵约三百余粒，每年能产二千四百至八千七百粒卵，产量是土生蜗牛的十倍左右。这些卵团在田间多附于稻秆上，乍看像嫣红的草莓，非常美丽可爱。

我常常对农友说：“外表越迷人的东西就越要小心处理，别忘了色彩斑斓的蘑菇往往令人食后中毒。”

农业部的调查显示，吉北水田里的金苹果蜗牛，很可能通过边境入口的空心菜（kangkong）悄悄地潜行进来。

金苹果蜗牛的生命力很强，能够水陆两栖。干旱季节到来时能潜入土壤中休眠六至八个月。雨季来临之

后，才纷纷从土中爬出来，以口腔内的颚与长有很多细齿的齿舌，来啃食与咀嚼田里的嫩禾。

金苹果蜗牛已成为东南亚水田中的主要有害生物。以越南为例，从金苹果蜗牛第一次被发现算起，短短的五年内，全国每个省份都有这种蜗牛的踪迹。有人开玩笑地说，金苹果蜗牛快取代贪污的政权，成为农民的公敌。

根据菲律宾官方的统计，1990年期间，介于七万至十万吨的稻谷被金苹果蜗牛摧毁，损失总值约一千三百万至一千八百万美元。

每次听到有人提起金苹果蜗牛曾经被一些福利机构公认为最好的济贫良策，我就会想起印度诗圣泰戈尔的一首小诗：

“鸟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件慈善的举动！”

(2001-04-07 《中国报》)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聆听稻农的心声

退休前，我受邀为部门里的农业推广人员讲解一堂“鼓励农民参与研究 (Farmer's Participatory Research)”的课后，一位年轻的部属要求我谈谈自己多年来与稻农相处的经验，我不假思索地告诉大家：

“多耐心地静静聆听农民的意见与心声吧！”

回溯 1970 年代初期，慕达与泊都两个水坝刚开始操作，每个旱季大家都忙得团团转，全力以赴，为吉北大平原上九万七千公顷的稻田，提供灌溉与其他农业服务。当年，几乎每一次到乡村去与稻农聚会讨论问题的当儿，我们都听到稻农的投诉。他们对灌溉设施的许多缺点感到不满。

农民觉得灌溉系统不完善，无法准时引水入田，因而延误了他们的耕作活动。农民之间也往往因为水供不足而引起剧烈的纷争。

全权负责策划、推行、监督与管理马来西亚最大米仓的慕达农业发展局 (Muda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肩负推行双季稻的种植计划，责任非常重大。

慕达农业发展局的简称为 MADA，马来稻农常将

这四个罗马字母谐译为 **Membuang Air Dalam Alor**（即“将水排入溪流里而浪费了”），来讽刺水利工程师在设计灌溉系统时失误，将应该位于高地的运河建于低洼之处，以致不能顺畅进行灌溉工作。

当年这种技术错误的出现，主要原因是设计师受到时间限制，无法获取足够的资讯，只好凭藉空中拍摄的照片，与田间仓促进行的测量来进行设计。匆匆绘制的蓝图完成后，还来不及与农民交换意见，就立即施工，以期于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汲取了这些错误所带来的教训后，我们的部门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向世界银行贷款，进行改善田间水利设施的第三阶段水利发展（**Tertiary Irrigation Facilities**）时，就采取了聆听农民意见的策略。

工程人员与农推人员一起到正在面对排灌难题的乡村，听取农民的倾述，也将他们的要求记录在案，然后回到绘图室，先设计出灌溉设施的草图，再回到乡村去，与农民的代表交换意见，经过磋商，才作出最后的决定，并且按照符合大多数农民意愿的设计去推行。

我们的信念是：作为农民的公仆，我们的责任，就像裁缝与建筑工人。如果裁缝不为顾客量身，只凭自己的想象去裁剪，肯定制成的衣服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

同样的，如果建筑工人不征询屋主的意见，只凭自己的喜恶去盖楼建屋，将屋主的睡房擅改作厨房，屋子的贮藏室被随意装修成冲凉房和厕所，屋主肯定会血脉

惊
起
鸡
毛

贲张，暴跳如雷的。

最近，一些只会在冷气房里高谈阔论的行政人员，为了整合灌溉区里大小不一的水田，成为管理集中的大农场，频繁地召开冗长的会议，讨论如何以园丘的经营手法来从事大型水稻种植。这个宏图大计的基本概念没有错，然而如果推行时出现偏差，那么依赖租赁田地耕作谋生的小佃农，日子或许就不好过了。

见到以前和我一起工作的部属，我又再次提醒他们：“作出任何决策前，多聆听农民的意见与心声吧。如果终日躲在冷气房里开会、喝茶、开会、喝茶……那么农民终有一天会以这个新名称：**Meeting All Days Authority** 来称呼你们服务的机构！”

(2001-04-14 《中国报》)

意想不到的温室效应

如果有人告诉你，大面积的种植水稻会引发温室效应（green house effects），对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你会相信吗？

每次环境保育人士谈论人类活动对大气层的负面冲击时，都会将这些文明带来的自然灾害，归咎于工业的高速发展。化石燃料如煤、石油和天然气在燃烧的过程中，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硫、一氧化氮与二氧化氮。这些气体与大气层中的水蒸气化合，形成酸雾和酸雨。酸雾影响人类的呼吸器官，而酸雨摧残农作物，造成大片森林死亡。

此外，空气调节和冷冻装置的冷却剂，含有氯氟碳化合物，能够破坏臭氧（ozone），令大气的臭氧层出现空洞，增加紫外线的辐射，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

科学家预测未来一百年内，地球气温将升高摄氏一点四至五点八度，南极洲的冰层将溶解，海面会升高一公尺以上，许多低洼的沿海地带将被海水淹没。

反观水稻，在广袤的水田里，以苍翠的叶片作为绿色工厂，吸收太阳的光能，利用二氧化碳和水，在叶绿体中制造葡萄糖，并且放出氧气。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水稻和其他绿色植物一样，一直都在扮演净化空气的角色，怎会与温室效应扯上关系呢？

科学研究证明：甲烷在大气层中的含量，在二百年间增加了一倍。被一般人称为沼气的甲烷（methane），在大气中的含量虽然比二氧化碳低，然而每一个甲烷的分子能吸纳的热量却等于每一个二氧化碳分子吸热量的卅倍。

目前地球每年释放出约五亿吨的甲烷，其中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廿九因为人类活动而形成的甲烷，竟然来自水田！原来在进行灌溉的过程中，田里的积水切断空气与土壤的联系，土壤中的有机物质如稻秆，杂草残梗以及埋入土中的藻类与蕨类，由微生物通过无氧发酵不断形成甲烷；而水稻的秆茎与根系中的通气系统，就像烟囱一样，将土壤中的甲烷输送到大气层。

自从绿色革命在亚洲的水田里广泛推介高产稻种之后，稠密的稻禾更变本加厉，将更多甲烷向大气层传递；而机械在翻土的过程中，也更加快速地将套牢于土层深处的甲烷释放出来。

化肥使水稻蓬勃茂盛，间接增强甲烷的运送；有机肥如绿肥与堆肥的施用，从旁火上加油，造成更多甲烷的形成。

有的科学家提议：应以干田直播取代水田插秧法，因为旱稻比水稻所形成的甲烷少，而直播法能缩减灌溉日数，间接降低甲烷形成的机率。

然而，如果田里若无水层覆盖表土，禾本科杂草与莎草将茂密丛生，并且严重威胁水稻的成长。也有科学家认为，以含硫酸的化肥取代尿素能减少甲烷的散发；然而这种施肥法，对种植于酸性土壤的水稻非常不利，因为过多的硫酸化肥在土壤中常生硫化氢而危害稻作根部。另外一些科学家提倡水稻于分蘖期过后，将田水排出以减少甲烷的形成。这种做法在水供不足的地区，肯定不为稻农所接受。

了解甲烷出现于水田的前因后果，我对万有因果律又有更深一层的体悟。

世间百态其实互为因果，由业形成的因，肯定不会自灭；只有贯彻戒定慧，才能够从困境中突围而出。我们不妨回过头来仔细观察，许多原本很有意义的重组社会与扶贫计划，如果在推行过程中，由于贪嗔痴慢疑而出现偏差，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冲击，是不是比灌溉水田，提高稻产，却于不知不觉中引发温室效应的后果，更难处理，也更加可怕？

(2001-04-21 《中国报》)

惊起
雌鸥鹭

稻谷里的小乾坤

回顾过去廿多年与水稻朝夕相处的悲欢岁月，我常常提醒自己：以我平凡的一生来研究这种不平凡的作物，不只一辈子的时间不够用，即使用上几辈子的时间来学习，恐怕还探索不完一粒谷种里深蕴的奥秘。

“植物遗传学家可以利用高科技，把水稻廿四个染色体中所有基因的密码演绎出来，然而无人能真正窥尽一粒小小的米中，大如须弥山的天地！”

我于1994年出版散文集《稻花香里说丰年》时，将这段深蕴于内心多年的感想，在书的后记里写下来。

六年之后，科学家果然成功绘制出水稻基因组的工作草图。按照这张草图去探寻几万个基因所操纵的蛋白质，就像按照一张新绘制的路线图去游览几万个风采各异的城市，即使走马看花，也要花上几十年的光阴；如果要深入了解这些城市的风土人情与文化内涵，或许真的要几辈子的时间来完成吧！

过去，每次在水田里工作，看见农民喷射杀虫剂来控制稻螟时，我总是这么想：以剧毒与广谱性的农药来灭除害虫，不知要牺牲多少无辜的益虫？农药通过皮肤进入血液中循环，不知多少残留农药将长期沉积于稻农体内的脂肪？如果水稻能于害虫侵袭时，在细胞里自行营造抗虫的化学物质，像人类出水痘之后能在体内自动

产生抗体，那么，自然生态中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恼人的环境问题了。

经过多年的钻研，进展神速的生物科技，果然将过去梦寐以求的幻想，活生生地展现于眼前。

卅年前已被广泛培育与应用的微生物农药：苏云金杆菌（简称 Bt），经过深入研究与多年观察，证实对人畜无害之后，科学家精益求精，利用生物科技，将 Bt 细菌内能杀虫的毒蛋白基因分离出来，转入水稻细胞核的染色体。经过转基因的 Bt 稻，不须施用农药也能免除稻螟的干扰。

过去，病毒引起的东格鲁病与各种水稻矮缩病，是水稻的绝症。而今，利用基因工程，以病毒外壳蛋白（coat protein）基因转移入水稻的基因组，水稻对病毒的抗性通过基因改良而获得增强，就像人类接种牛痘的疫苗后，可以免除天花的感染。

稻米的营养成分相当理想，可惜缺乏人体所需的赖氨酸。经过基因工程的改造，这种主要的氨基酸含量能显著提高。此外，生物工程已能提高稻米中胡萝卜素的含量，经过吸收，能在体内转变为维生素 A。这种维生素能够防止夜盲，增强骨骼，维持皮肤健康。

或许有一天，生物工程能将自然界现有的豆科植物与根瘤菌共生的固氮体系转入水稻的根系，使水稻自制氮肥，农民也可以减少氮肥的施用；目前生态环境因尿素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能够获得降低。

正当生物工程如火如荼地改良作物，国际论坛上反对与赞成的声浪，也愈来愈响亮。反对者认为 DNA 犹

惊
起
一
波
巨
浪

如生命的软体，修改后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带来可怕的后遗症。赞成者却认为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要解决未来粮食的供求问题，这是不得不走的道路。只要以伦理为指南，严格监测，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将可以避免。

我常对那些抗拒基因改良食物的朋友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东西，你的美食可能就是我的毒剂。在苏格兰一间大学的药剂学院里，来自东马一位学生在讲堂里吃花生，差点儿造成一位对花生蛋白高度过敏的英国女生窒息！

我也常常这么想：是不是有人因为触电身亡，而必须严禁所有电器的使用？是不是有人因为车祸丧生，而必须强制恢复以驴马来代步呢？

(2001-04-28 《中国报》)

稻草还田好过烧田

位于慕达灌溉区以北的玻璃市蔗园，每逢收割的季节到来，人们都会放火焚烧蔗叶。

四野浓烟弥漫，黝黑的灰烬如雪花纷飞而降，每个人心里都因为赤道的严冬而心烦。

同样的，每年正月、二月与七月、八月，当慕达灌溉区里一年两熟的水稻收割了，整个吉北大平原烟火处处如烽烟遍地燃烧，严重的空气污染也常常引起居民怨声载道。

不止一次了，朋友这样问我：“为什么甘蔗收割前需要燃烧，而水稻必须于收割后放火烧田呢？”

我告诉他们：砍蔗之前烧芭，减少蔗叶伤害皮肤，方便工人进行收割，也同时让烈火清除蔗园里的蛇穴鼠窝。割稻之后烧田，能将病原毁灭，减少下一个季节的水稻受到细菌、真菌与病毒的侵害。

难道不能以别的方法来取代燃烧稻草吗？朋友们也常常这样发问。

其实，如果农民栽种的是对疾病有抗性的品种，他们不一定要以火焚来消毒；他们甚至可以将收割后的稻草还田，增加田土中的有机肥源。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许多稻农或许不了解，当他们放火焚烧稻草时，植物细胞里的氮、磷、硫等重要原素，都会在高温的状况下消失于空气中，只有一些不能挥发的营养元素如：铁、锰、铜、钙等留存于灰烬里。

在生长过程中，水稻所吸收的养分，包括大部份的硅与钾，和一部份氮、磷与硫都积累与蓄存于稻草中。如果不放火烧田，而将稻草在整地时翻入土中，将茎叶内的元素归还稻田，这些经过还田的稻草能为土壤中的微生物提供丰富的碳源。此外，稻草将所含的氮元素缓缓释放，促进土壤内有机质的更新。有机质含量增高，使土壤疏松，有利根系的发育。

一般上，稻草含硅（Silica）量约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含钾约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硅和钾能调节植株内各种主要元素的运作，并能增强植株表皮细胞壁，从而提高抗倒伏与抗病虫害侵袭的能力。

在泰国中部平原一带的水田，稻农采用了以稻草还田为主的保存农耕技术（conservation tillage）之后，能于减少施肥的情况下保持稻产，减低生产成本，提高水稻耕作的利润。

反观马来西亚的稻农，以火焚烧稻草，让宝贵的肥料原素耗损，然后又以昂贵的价钱购买肥料来补充。

每当收割的季节看到熊熊烈火，我就会不期然地联想到另一个发生于我们社会里的怪现象：那些在本土中培育出来的优秀人才，就像这些稻草中的氮、磷、硫，

由于没有好好地推行稻草还田计划，这些珍贵的元素结果大量流失了。随后当权的大人先生们，为了克服专才短缺的问题，又以高薪引入外国人才，就像稻农不善用稻草，而必须于每个季节花费许多金钱来购买肥料。

诚然，实行稻草还田也必须留意一些问题，如稻草含纤维素较多，分解较慢；由于稻草碳多氮少，能造成微生物与农作物在土壤中争夺氮肥而产生矛盾。不过，如果能够善用速效性的外来氮肥与还田稻草相结合，很多难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2001-05-05 《中国报》)



惊
起
一
雌
鸥
鹭

为大地搔痒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Khalil Gibran）的散文诗〈先知〉里，有一段充满哲思的睿语。他对田里的耕夫说：“你们的工作使心灵与土地的灵魂步伐一致。”纪伯伦赞美耕夫，因为他们滴落大地的血汗，使大地的梦想从作物的丰收中展现出来。

很多年前，我也听过一位智者以妙趣横生的形象语言来歌颂农民和土地：“你们用锄头和犁耙为土地搔痒，使大地感到欢愉、舒畅。大地开怀地敞开胸襟，金黄的稻穗，就是大地丰腴的柔唇上流露出来的微笑。”千百年来，多少人因为大地失去了欢笑，只好于饥寒交迫中向上天求饶。

不止一次了，我坦率地对远离泥土，甚至轻蔑泥土的人说：别忘了人类的文明是从泥土中萌芽出来的。没有一万年前的那颗最先被人类埋入泥土中的种子，就没有今天的电脑和人造卫星了！

中华文化推崇尊天敬地和天人合一。中国农民虔诚地祭祀社神，期望春天播种时，能获得土地神护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先民从苦难的煎熬中深切体悟到，如果不懂得惜福感恩，乱犁滥耕，土地将渐渐僵化，最

后寸草不生；而他们以及世世代代的子孙，将变成荒芜的田里枯萎的稻秆和腐朽的须根。

农业文献中有很多自然灾祸，经过详细的分析证明，绝大部分原因，是人类狂妄地糟蹋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而自食其果。

美国西部大平原于1934年出现了空前的沙尘暴，滚滚沙尘以每小时数十公里的高速，由西部向东滔滔奔涌，遮蔽了万里长空。纽约气象台报告中指出：每立方公里大气含尘量高达四十吨，西部大平原上平均四至五寸的表土被咆哮而过的狂飙刮走。四千余万亩的耕地被摧毁，单单小麦的亩产就减少五十一公斤。沙尘暴跨越了美国三分之二的领土，受影响的土地，大过十八个马来西亚的总面积。美国的沙尘暴的肇始，可以追溯到过去一百多年来，大举开发中西部种植烟草、棉花、玉米时滥伐乱耕，使保护表土的植物消失。

回头看看我们的近邻泰国东北部的呵叻高原，以前茂林蔽日遮天。由于人口剧增，许多森林被砍伐，平坦的地区变成水田，高处的斜坡则植满了玉米和木薯。经过多次重复种植，木薯像大群贪污的官吏，将土壤中仅存的养分完全吮吸殆尽后，土壤已很难种植别的作物。斜坡由于水土流失，沟壑四布，如垂危的饿殍由皱皮包裹的肋骨。

在灌溉区里工作多年，令我最难过的是眼见许多沃土，虽然已投入大量公共资金改善水利设施，最后却被

惊
起
一
堆
鸟
路

征用来建筑房舍和铺设公路。当水田被填土建立工厂后，工业废水没有获得妥善处理，倾泻入低洼的水田里，原本葱翠的稻禾都奄奄一息，肥沃的水田从此再也长不出一粒米。

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所有的眼泪，都不能令死去的土地复活时，才执杖跪田旁，去为自己的愚昧忏悔与嗟叹？

(2001-09-07 《南洋商报》)



稻田养鱼 · 屋顶种稻

1970年代初期，我以前服务的部门与日本热带农业研究所签署了协作同意书，互派研究员进行水利、农艺、机械与农业经济的研究工作。我与野崎伦夫先生一起负责提高稻产的田间实验。

有一天黄昏，我们从实验田出来，看见一群农妇蹲在田垄上垂钓，她们的竹箩里有多尾泥鳅在跳跃。野崎先生赶快拿出相机，将水田钓鱼的热带风光摄影留念。他语带感慨地对我说：以前日本的水田里也有许多鱼，可惜农药的广泛应用，使田里的鱼绝迹。

1980年代初期与中期，由于褐飞虱与能传染水稻矮化病毒的黑尾叶蝉威胁稻作，农民开始大量施用广谱剧毒杀虫剂，田里的鱼渐渐无法生存。我开始注意到，每年随着东北季候风一起将北国寒意带来的候鸟不再出现，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情画意，也因为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只能在我的梦境里翱翔。

为了减少农民对杀虫剂的依赖性，也为了保护水田里的天敌，我们的部门开始向农民推广水稻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的概念（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Concept）。这个概念的重点，强调大自然中有许多宝

惊
起
一
雌
鸟

贵的生物资源，可以为我们解决虫害的问题。滥用农药，将益虫、蜘蛛、益鸟和蛙类杀灭，反而造成害虫大量繁殖，并且产生抗药性以及污染环境。善用生物防治，才能够达到安全、经济、高效率的治虫目标，保持水田生态的永续性。

这项计划的推广，配合了低毒、用量少、效率高的农药合理施用，虫害出现的频率已大大降低，田里的鱼渐渐多起了。白鹭、夜鹭与牛背鹭也陆续到来。蓝天里常常可以看见排着人字形的鹭鸶，队列整齐，纵横天际。

1990年代初期，一些政客蠢蠢欲动，不但将许多良田改变为屋业发展区，还将耗费巨资改善水利设施的大片水田，挖掘为水塘来养殖虎虾。虽然这个与外资联营的大型计划受到当地农民的强烈反对，大权在握的权贵依然一意孤行。结果养虾计划推行了不久之后，塘里的虎虾相继神秘死亡，投入的大量资金也像塘里蓄存的海水一样，在烈日的曝晒之下渐渐被烘干。

一个政客走了，又来了另一个政客，许多华而不实的计划又再纷纷出笼了。屋顶种稻的最初构想，是上层种稻、中层养家禽、底层养鱼，后来改变为上层种稻，屋里装修为电脑室和图书馆。我常跟朋友开玩笑：政客最喜欢创下最大、最高、最长的纪录，屋顶种稻正好给他们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若以那几坪屋顶稻禾的收成来计算，要回收数十万元建筑与维修费用所需的时

间，很可能比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更漫长，肯定能进入纪录大全，万古留芳！

最近阅读了一份亚洲水田养鱼的研究报告，发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稻田养鱼计划获得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全国于1994年稻田养鱼面积达到一千五百余万华亩，平均每华亩生产稻谷五十公斤，亩增水产品二十一公斤，共增产稻谷九十五万吨，增加水产品四十万吨。中国农民再接再厉，以水稻旱育秧栽培与抛秧新技术，以及多种水生经济动物类的养殖技术结合起来，进行稻—鱼—蟹，稻—鱼—虾和稻—鱼—鳖—蛙的综合农业计划。看完了这份报告，我感触良多，什么时候我们才醒悟，别再浪费时间整天做破纪录的白日梦。

只有汗水能令你领悟“空即是色”，如果只有口水，不管做什么事情，到头来肯定依然故我，“色即是空”！

(2001-09-15《南洋商报》)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蜻蜓与发展

旅港期间偶尔翻阅英文版的香港邮报，看到一则有趣的新闻：新界大埔一家公司，因为不满政府阻止该公司在一块面积约五十八公顷的农地上建屋发展，决定采取法律行动，挑战政府颁布的禁令。诉讼的焦点是可爱的昆虫：蜻蜓！

农渔业部的高级官员威尔逊在有关的农地里发现了四十八种蜻蜓，其中两种被鉴定为全球难得一见的稀有物种，因此必须严加保护以防绝灭。赞成建屋发展的人士却持异议，他们认为这两种蜻蜓体形硕大，能作远距离飞行，绝不会因为发展计划而生存受到威胁。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昆虫学家霸申于三年前曾在大埔的农地进行田野考察，他的意见是：这两种蜻蜓确实与众不同。不过，除非昆虫学家同时在大陆也进行广泛的生态研究，否则只凭片面的观察而妄下定论，以为只有大埔的农地是这两种蜻蜓独一无二的生长环境，未免过于草率。

我对蜻蜓的生态环境没有深入研究，不敢妄加批评。然而，对于有关当局权衡利弊轻重的当儿，愿意考量小小昆虫的境遇而不鲁莽行事，这种民胞物与的人文

关怀，令人肃然起敬。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儿的处境：

当我们的伟大舵手一意孤行，坚持建筑巨型水坝时，是否有考虑被迫迁徙的原住民内心的感受？

当我们的大人先生趾高气扬，要在几处高原建筑连贯大道时，是否有考虑水土流失，土崩地陷，河床淤塞与洪水泛滥所带来的梦魇？

当我们的口水大王妄自尊大，不顾经济效益，要填海筑岛兴建国际机场时，是否曾经考虑沿海地带红树林的存亡与浅海渔民的生计问题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求决策者上最后一课，这堂课的主要内容强调：当大自然受辱后猛烈反扑时，他为贪婪的人所挖掘的坟，比火山口更大更深！

(2001-01-09 《南洋商报》)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还树木以原貌

通往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中间，遍植着绿得发亮的灌木。经过园丁刻意的修剪，每棵树都撑着整整齐齐的长方形绿冠。这一排体型一致的树，远望像一行装满了绿茶等待托运的巨箱。

有的人认为任由灌木的枝桠自由舒展，既紊乱又不雅观。树必须遵循园丁的意愿，要它方就方，要它圆就圆。我的看法却刚好相反。树像人一样，如果强硬规定，每个人只能修剪统一的发形，只能穿着同样款式，同样颜色的制服，那么，整个社会乍看就像个没有围篱的集中营。这种表面上井然的秩序，不但单调乏味，而且令人望而生畏。以前一些实行政治一元化的国家，坚守一元化的政策，结果原本是百花齐放的公园，摇身一变，只见铁苋菜属的红叶老来娇到处展现傲态，四方八面红彤彤一片，令人看久了双目疲倦。

长期推行政治一元化的后果，是生产力大幅度降低。长期坚持文艺一元化的后果，是艺术工作者都僵化为木偶，只做布袋戏和皮影戏，全无新意，也完全丧失了创造力。

曾经在一个公园里看见许多树木，被园丁修剪成大

象、骆驼、长颈鹿，以及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动物，我的内心不迭为这些树木叫苦。我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每棵树都应该有自由舒展枝叶的权利，树的尊严，不可以任由园丁扭曲。

果然不出所料，公园的管理层更换之后，园丁离职而去。多年后旧地重游，看见所有的树木已恢复原貌。偏执的园丁，以自我为中心，要求一切事物必须顺从他的命令。他永远不会明白，人为干扰是短暂的，只有“道法自然”，任由万物顺应自然的规律，自然无为地运行，重性轻形，生命才能够不断超越，社会才能够安详和平！

(2001-01-23 《南洋商报》)

惊
起
一
雌
鹑
鸟

矿工与农夫的差异

几位老朋友聚在一块儿喝茶聊天，话题总是离不开最近政经局势的发展。

一位朋友评析了令人困惑的疑团与令人沮丧的乱象之后，有感而发：

“政客与政治家最大的差别是：政客关心的是下一次的选举，而政治家关心的是下一代的前途。”

他的话引起大伙儿的共鸣。

我认为政客与政治家的差别，也很像矿工与农夫的差异。

矿工日以继夜向地层深处钻探，满脑子里想的尽是如何找寻矿脉，以及如何开采前人还没发现的矿床。矿工最不耐烦别人向他提起生态环境的保护，因为这些捞什子阻碍了他的财路。矿工从来不理睬开矿的过程中多少森林多少稀有动物会绝灭，多少田园多少农庄会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矿工最关心的是如何以最快捷的手法，在最短的时间里将矿石挖光。为了掩饰内心的贪婪，有时他也会装着大慈大悲的模样，以垃圾将掏空了的矿坑填满，并且在上面建屋盖房。至于地基是否稳固，垃圾堆在土层深处腐化后释放出来的沼气，是否慢慢累积，压缩成等待引爆的炸弹，矿工都没有闲情去细想。

农夫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费尽心思去犁田、播种、除草。虽然让作物的根系将土壤中的养份汲取，然而作物的收成却解决了很多人的衣食问题。勤奋的农夫肯定会设法精耕细作，将绿肥、堆肥以及作物的秸秆还田，维持土壤的肥力与生机。优秀的农夫，往往能将寸草不生的瘠地，改良为愈耕愈肥的沃土。

只有以农夫的耕耘，取代矿工的挖掘，国家的财富才能与日俱增。农夫知道：耕耘过后期待收成，是一段漫长与崎岖的路程。在农夫心里，纵使未来的日子会有风雨、旱涝、病虫害的侵袭，仍然会以坚毅不拔的精神，掌握每个日子，去为实现丰收的梦想而努力。

当我们举目四顾，见到的尽是以超霸型的铁船来开矿的矿工，而驾驶拖拉机犁田的农夫却寥寥无几，我们是不是应该呐喊：让土地归还愿意认真耕耘的人手里！

(2001-03-27 《南洋商报》)

惊
起
一
雌
鷗
鷺

征服、占有、奉献

贵族出身的大将军凯撒，领兵南征北伐，将欧洲与亚洲辽阔的疆土，归入了罗马的版图。当他在一场艰苦的战役中击败强敌凯旋而归之前，踌躇满志地向全国传达了一句意气风发的豪语：

“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

（原文是 *Veni, Vidi, Vici*，英译是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凯撒的声望如日中天时，塑像供奉于辉煌的庙宇，被誉为“不败之神”。然而当凯撒被叛臣刺杀之后，所有的荣耀就像地上那滩血一样，被冲洗之后都消逝无踪。

满州正红旗人出身的大奸臣和珅，善于逢迎吹捧，深获乾隆皇帝的信任，任由他操持国柄，苛索人民。这只厚颜无耻的大鳄鱼，四处伸张爪牙，里外串通，贪赃枉法。从人民身上勒索而来的财富，以及国家丰饶的资源，都被巨大无比的贪污网，搜刮捞取之后，全部倾入私囊。和珅以军机大臣的身份出巡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占有了”

和珅的权势如迁飞的蝗虫铺天盖地时，他拥有的良田数千顷，楼台百余座，奇珍异宝共折合白银八亿两，

相等于国库年收入的十倍，令人闻之咋舌。然而，和珅被捕下狱赐死，家产被没收充公之后，所有的荣华富贵都像冰雕的玉宇琼楼，遇热消融，化为废水，流入阴沟，那里除了烂泥，只有子子和蝌蚪。

诺贝尔和平奖 1952 年的获奖人史怀哲，研究了神学、音乐与哲学之后，知悉非洲大陆的贫民无援地在穷困与疾病中挣扎求存，决定习医，然后辞退大学的教职，与家人一块儿到非洲的赤道地区行医。他默默地以慈悲心肠为贫穷与落后的黑人治病疗伤。我深信史怀哲能够坚忍不拔，勇往直前，全来自内心深处崇高的信念：

“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奉献了”

史怀哲曾因国籍问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非洲行医时被捕与受到囚禁，但是这一切磨难并没有摧毁他对苦难人民的爱心。他生时让病人从他身上获得温暖，他死后让腐化的躯体释放养分，在悲苦人间里，让草木绿意盎然。

(2001-01-30 《南洋商报》)

惊
起
一
雌
鸥
鹭

不为无常而止步

年少时读何其芳的散文，缤纷如漫天绮霞的文采令我微醺；壮年时读余光中的散文，澎湃如浪涛奔腾的气势令我目眩；中年以后读丰子恺的散文，温暖如嫣红旭日的笔意令我深悟：认真生活，就能到处发现禅趣。

杨牧极力推崇丰子恺的散文，并且认为丰子恺的〈阿难〉，可能是近代中国散文中最简单而深刻的小品文。

这篇描写早产婴儿阿难短促的一下心跳，就草草结束了一生的文章，曾经令我非常感动，并且还写了一篇〈青蛙的心跳〉，为自己年少时的愚行忏悔。

最近重读丰子恺这篇小品文，发现其中有一段文字值得提出来探讨。丰子恺看见阿难的哥哥与姐姐天真烂漫的儿童生活即将消逝，竟然作出了这样的异想：“小孩子长到十岁左右无病地自己死去，岂不完成了极有意义与价值的一生呢？”

我的大姐四岁左右就离开人间。虽然我和她素未谋面，不过，母亲每次怀念她时，总爱滔滔不绝地将一些和她有关的生活细节重复叙述，通过母亲生动的描绘，一位乖巧伶俐，永远不会长大，也永远不会衰老的小女孩，从此永远潜泳于我的脑海。我曾经遐想，如果大姐依然健在，而且和我志趣相投，那么，每次我们一块儿

分享阅读的心得，创作的甘苦时，我们肯定会像两卷常以愉悦的浪花互相递换的波涛，在这个万劫遍布如暗礁的茫茫人海里回旋激荡，并于奔往彼岸的起伏中，扬起阵阵爽朗的涛声。

五岁时我曾经与死亡轻轻擦肩而过。我曾经傻气地胡思乱想：如果那个清晨，死亡重如磐石的巨脚，将我踩入深深的墓穴里，而今，我会不会是田野间那只望着水中倒影冥想的翡翠？我又会不会变成终日知了、知了地嘶喊，却完全不解生死轮回的秋蝉？

我觉得长到十岁左右就在人间消失的生命，就像刚刚点燃不久就被风吹熄的灯盏，没来得及将灯火相传就熄灭了，那短暂的辉芒究竟能将多大的空间照亮？

十岁左右的生命，虽然清白明净，却未免过于短促，飘忽如激流中一瓣落英乍显乍灭的幻影。其实活着就要像平凡的绿草，从来不为生命本能与毁灭本能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烦恼。不管天阴或者天晴，绿草只有一个企图：将绿茎四面伸张，遍布沃土或瘠土，从不因为无常而止步。

(2001-02-06 《南洋商报》)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感激被拒的机缘

到槟城购物时路经威利斯小学，我指着那幢典型的殖民地建筑物对孩子说：四十八年前，如果这间小学肯收留我，今天我可能只会以英语来跟你们交谈了。

我深深感激那位拒绝让我入学就读的校长，我也深深感激被拒之后反而为我带来了更多收获的机缘。

那年我七岁，一个在护照上只懂得以泰文签名的小毛头，依依不舍地挥别了特别疼爱我的保姆，随着母亲举家从曼谷移居槟城。我现在还依稀记得登机前保姆含泪对我说：读完书就回来吧！

我的六姨母全家接受英文教育，她坚信能够掌握英文就是天之骄子。劝服母亲让我进英校之后，她主动带我去报名。

由于在泰国时家境宽裕，许多年龄比我大得多的孩子还在路上放风筝与到处溜达时，母亲已将不到四岁的我送进曼谷一所著名的幼稚园读书。除了在家里以方言交谈，我在外面与泰国孩子打成一片的当儿，泰语和他们一样流畅。然而到了槟城之后，情况却完全改观。我的泰国腔在英校校长面前，竟将死背的几句英语，变成暹罗和尚诵经时的呢呢喃喃，结果这个带点傻气的小沙弥（当年泰国小孩都剪平头）只好到别处去托钵了！

进入协和小学读中文，我像一个乡下小孩跨入一座

到处是水榭歌楼的林园。美丽的象形文字与我以前学的四十四个泰文字母完全不同。我从山、水、火、田、雨……这些简单的方块字里看到了一幅幅泰国农村的素描。我很喜欢这些像图画的字，我更喜欢这些优美的文字组合而成铿锵的词语。

母亲很高兴见到我热爱中文，买了很多课外读物给我，也为我订阅了当年香港和东南亚最受儿童欢爱的刊物《世界儿童》。上了五年级，这本刊物已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我于是开始阅读《世界少年》以及哥哥、姐姐买的小说和散文，并且开始学写文章和投稿。

上中学之后，我很喜欢阅读中国历史与古典文学。初三时已读完《古文观止》，也背熟了许多唐诗、宋词和元曲。

许多外国朋友知道我懂中文，特别喜欢与我讨论中华文化的课题。一位老外买了一本英译唐诗，问我对这些译诗的看法。我详细读完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后坦率地对他说：

“这首唐诗的韵味如茅台那么浓郁，译成英文之后，就变成加入太多冰块和可口可乐的青岛啤酒！”

这一辈子最令我感到快慰的事，就是有机缘学农、学佛和学中文。我曾经在一本拙作的后记中写下这段话：“如果有来世，我愿意做一株平凡的稻草；如果再活一次，我仍然会坚持，在中华文化的沃壤中把根扎牢！”

(2001-04-17《南洋商报》)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诗里的萤火

由于热爱小诗，从小我就将读过的好诗抄录于笔记簿里珍藏。念初中三那年，在图书馆里读了周作人翻译的日本俳句，顿时神思飞扬。其中一首和泉式部的咏萤诗，经过四十年的斜风细雨，那一星萤火，依然在我记忆深处熠闪：

心里怀念着人／见了萤火／也疑是从自己身里出
来梦游的魂

诗人陷入情网，情深而痴，满腔激情无从倾诉，终日患得患失。忽见萤火翩飞闪烁，恍惚中竟然以为自己的灵魂已摆脱了躯体的束缚，悄然提着一星萤火，沿着一条曲折幽深的蹊径，潜入朝夕思慕的恋人梦魂里去了！

这首俳句中的萤火，也牵引着诗灵感，翩然飘入我心深处了：

七夕将近／水里的寒星／纷纷孵化为流萤／熙攘於
山村小径／不知为谁家织女／把相思向牛郎牵引？

很多年前，我和几位昆虫学家在水田里以灯诱捕叶蝉研究稻病的当儿，看见一群流萤在运河上纷飞，像游移不定的星座。我凝望着闪闪萤光，茫然中依稀看见胡适在暮色苍茫的〈湖上〉：

水上一个萤火／水里一个萤火／轻轻地／打我们船边飞过／他们俩儿越飞越近／渐渐地并作一个

胡适诗中的萤火，最终翩飞入我的潜意识里，将倒影轻盈地投射于我的一首小诗里去了：

临着田里的小溪／流萤误入星群里／困惑中荡起一圈涟漪／拨开繁星／将倒影捞起

我爱流萤，这种刚毅的小昆虫，坚持以自己体内的萤光酶，来氧化腹部末端细胞中的萤光素，照亮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那一星柔美的辉芒，台风也无法吹熄！

(2001-05-15 《南洋商报》)

惊起一
雌
鹌
鹑

孤独散步者

如果你喜欢散步，我希望你能够细读哲人卢梭的文章〈孤独散步者的梦想〉。卢梭在散步时领悟到一个真理：让各种花、鸟、草木环绕自己，任由每一件可爱的事物皆融入想象里，心灵将因此而获得完全的静息。他认为能够深入平和宁静的境界中重新寻获自己的人，才真正是一个快乐无忧的人。

中国古代文人中，最懂得像卢梭那样，从漫游中了解生命真谛的散步者，应该是唐朝大诗人王维了。王维在五言律诗〈终南别业〉里，以轻描淡写的笔触勾勒晚年隐逸的生活：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对王维而言，散步的情趣应在心中深藏，如将花蕊蕴涵于果心的无花果一样。散步时“行到水穷处”，王维仍能怡然自得，因为他不在乎停步“坐看云起时”。懂得随缘自在，就能够飘逸洒脱。这两行诗含蓄地暗示：生命陷入困境时，不妨忘怀人间得失，让心灵舒展为一卷淡云，从失望与悲哀中自拔而起，化烦恼为菩提。

我也是一个孤独的散步者，我喜欢带着平常心到田

野去聆听大自然的呼吸与脉搏。风的絮聒，水的呢喃，树林的细语予我安详与平和。我从季节的交替，天气的阴晴，草木的枯荣静观宇宙中的缘起缘灭。我从晶莹的露珠，绽放的花朵，凋零的枯叶投影于心中的一瞬，寻找顿悟的愉悦。

有人问正在锄草的圣法兰西斯：如果预知那天日落时将要死亡，他有何打算？圣法兰西斯平和地回答：我愿将花园里的杂草锄完！

如果有人以同样的问题向我提出，我将回答：

“我愿静静一个人到屋外去散散步，回来喝一杯热茶，然后将自己写过的文章整理妥当，给孩子留下一张便条，告诉他们如果想念我，就翻一翻这几本书吧，他们肯定会听到，我安详地与朋友闲聊！”

(2001-05-22 《南洋商报》)

憶
起
一
個
區
區
路

书虫的心声

我常对朋友说：“五星级的豪华酒店虽然富丽堂皇，在我心中却远远不及我简陋与凌乱的书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令我沉迷的书香。”

正当我童年的伙伴忙于收集邮票、明信片、电影海报时，我已经开始收集故事书以及剪报。中学毕业后到外地升学和工作，曾经搬迁多次，最令我操心的就是愈积愈多的书籍和笔记了。

二十余年前决定在这个鱼米之乡以这间绿禾小筑作为永久的居所之后，我的藏书才真正有机会安居于书房，不用再随我这个吉卜赛到处迁徙流浪！

我将书本分门别类来收藏，方便阅读和参考。然而由于书房的空间有限，因此，书橱装不下的新书，只好搁在书桌上；书桌放满了，就开始堆集在地板上。渐渐地我发现，书本在我房中进行的造山运动，已于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生活起居的“生态环境”。自从退休前将部分珍藏于办公室的农学书籍搬回家里，我的书房顿时群峰并列，翻查资料时，稍不留意，这些处于地质不稳定状态的险峰危岩，倏地山崩地陷，断层倾塌，仿佛要将登山者狠狠活埋。

有人向我建议：将没用的书送给别人吧！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从来不买也不收藏没用的书。有一天我离开

这个世界，我肯定会把书捐给懂得珍惜这些藏书的图书馆。不过，只要我还活着，我不愿与这些书本分离，因为书到用时方恨少。读书人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要找寻资料来参考时，却遍寻不获。那种苦恼，就像饥渴如焚的旅人，在密林中听到泉声隐隐，却无法窥见溪涧的踪影。

我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诉朋友：如果屋子进贼，我会对那不速之客说，钱，你要就拿走吧；电视机、收音机和家具，你喜欢就搬走吧。不过，千万别伤害无辜，也千万别拿走我的书！

不止一次了，我告诉两个女儿要多看书，因为从来不阅读的人，即使涂抹了浓艳的脂粉，仍然掩饰不了满脸的庸俗。

曾经看过一则对联：“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对于花香我非常同意，但是如果换作书香，我就不能苟同了。真正爱书的人，会为了保持书香而选择较小的卧床！

(2001-03-13 《南洋商报》)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当行即行，当止必止

重读旧书，看到两篇已故中国作家谈论散文创作的文章，心里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出来，同时也想听取朋友的意见。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这部代表作的第七章讨论文学生活时，认为中国古典文学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优美的散文很少。他强调好散文需用一万至三万字来充分描写一个主要人物。照林语堂鉴赏文学的标准，陶渊明那篇只有一百二十五字的〈五柳先生传〉，不是一篇好散文，因为这篇短文含糊、浅薄、乏味。

反之，萧乾在一篇以〈散文应该单纯一些〉的对谈纪录里，盛赞中国散文创作的成就。他认为中国历史上优秀的散文家之多，是世界少见的；他甚至大胆地肯定：半个清代，就差不多可以抵一部英国文学史。萧乾强调散文必须线路清晰、简单，他重视语言，但反对精雕细刻。萧乾的座右铭是：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这两位文学大师都学贯中西，然而他们对中国古代散文的评价却全然迥异。我不禁在心中重复反问自己：文章能够以篇幅的长短与内容的繁简来评定优劣吗？

对我而言，只要有神韵，一幅小而简朴的淡墨山水画，与一幅气势恢弘，色彩缤纷的油画一样令我赞叹。

一首幽扬的洞箫独奏，与一阙澎湃的管弦交响曲一样令我陶醉。一盘故宫博物院里柔美传神的白玉苦瓜，与一座欧洲公园里雄姿英发的铜像一样令我神思飞扬。我曾经和朋友谈食经时说：“在湖南长沙的小餐馆里吃一碟简单的臭豆腐，与在英国伦敦的大餐馆里吃一顿精美的西餐，予我同样的快感。”

我喜欢陶渊明以寥寥百余字为自己素描，尤其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些雅洁的文字，鲜明地勾勒出一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书痴毫无伪饰的风貌。

我不能忍受雕琢修饰不遗余力，浓艳华丽辞采四处浮泛的长文。读这种文章像吃一大锅炖肥猪肉，令我感到腻烦与疲惫。

我欣赏朴素的村姑蓦然回首时自然与恳挚的微笑，却不想多瞟一眼服装店里身裁苗条，华服鲜艳的塑胶模特儿那张媚脸，因为我知道它的躯体是冰冷的！

好的散文篇幅可以长也可以短，最重要的必须能够像苏东坡在〈答谢民师书〉里所说那样：“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苏东坡认为好文章如行云流水，常常在应该流走的地方奔流而去，在不能不停止的地方则顿然止步。文章如果脉络自然，就能够恣恣横生，文采飞扬了！

(2001-03-20 《南洋商报》)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祝福你，大将

收到傅承得寄来的短函与大将百书庆典缘起的传单，我由衷地对这群怀抱文化豪情，积极建构与推展“马来西亚内容”的文友肃然起敬。

1997年的金融危机像一阵惊天动地的龙卷风，许多大集团的旗舰经不起凶涛骇浪冲击，纷纷触礁下沉。要在颠簸中“寻找华文出版世界的第四块版图”（傅承得语），领航的船长，肯定要比1492年横渡大西洋寻找新大陆的哥伦布更坚毅果敢。

1998年秋杪，与承得一块儿吃饭，听他谈起要于1999年初成立大将出版社，并且提出要于两年内出版一百种书的构想时，我真的很为他担心。马奎斯说过这么一句话：“出版一卷诗，有如飘落峡谷的玫瑰花瓣，期待谷底的回声。”我衷心期盼，大将投落峡谷的是庞然巨石，不是落叶也不是花瓣！

两年过去了，这群凭着“传真情、创智慧、成就人”崇高理念的大将们，终于完成了出版一百种书的承诺。他们雄心勃勃，准备以更高昂的斗志，航向纬度更高的远洋。我深信这群大将非常了解，未来的航线需要更壮大的气魄，更精巧的仪器，与燃油蓄备更充沛的破冰船。

著名创意人詹宏志估计：中国与台湾每年出版十三

不同种类的书籍、美国十万种、英国八万种、日本四万种。两年出版一百种书与以上的数量比较，显然微不足道，然而在书籍阅读意愿低落的马来西亚，这肯定是一项能可贵的创举。

有人说：一间没有书的屋子有如没有窗户的房间。我说：一个没有书店的城市，有如没有树木花草的公园。大将事业社已在这个到处是沙砾、石块的公园里种植了一百棵树，我期望更多人加入种树的行列，让我们的孩子在面对愈来愈严重的温室效应时，多一片绿荫让我们纳凉。

祝福你，大将！

(2001-05-01 《南洋商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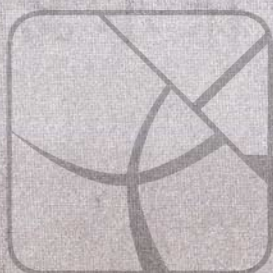


惊起一滩鸥鹭

秦林小品



我给自己开了“古筝”
这种中药方，觉得自己的命运与其攥在病魔的手中令人忧心忡忡，不如先服自己开的药方更好。



流星篇

初遇

初遇的时候就要先想到分手的一刻。

这并不单是心理准备，这也是诗词曲中“悲欢离合”的人生。

我曾见过流星从苍穹迅速下落，好比一个人从高楼上跳下来，多令人难忘。

落叶的轻轻飘落，虽说潇洒得很，却也隐藏着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悲哀。

谁都知道一天有多长，白天起来忙忙碌碌，晚上躺在床上休息。但谁知道我们好似蒲公英，风要将我们吹向何处，我们就飘向何处。

诞生

孩子问：山是从哪里生下的？

海是从哪里生下的？

孩子呵，最初，宇宙母亲感到很寂寞，于是生下了坚毅的山，又生下了温柔的海来陪玩。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孩子，你瞧，宇宙母亲的眼睛正在闪闪地望着她的孩子们。

人生

多美多予人一种安定感的星空啊，对你的“凝视观照”，该是我每晚临睡前的习惯。

物理学家计算地球的年岁有二千万年以上，地质学家却以为在八千万年以上。若根据最古老的岩石来推测，他至少也有十四亿年至十六亿年了。你说地球还年青——你是他的母亲。

我们人类的历史只有五千年，而一个人一生大约是六十岁。以六十年对十几亿年，你说说看是不是“一瞬间”？

一种突然的感情和思想袭击心头：我们只有这么短的时间来亲昵宇宙，若我们再纵欲浪费，岂不是无以计算的损失？

写生

一个画家在堤岸边写生。

是周末的缘故，四周空寂，能让他安心地集中全副

精神作画。

我不动声色站在他后边。瞧他一忽儿凝神构思，一忽儿笔蘸色彩，细心而又自信地一笔一笔描绘着。

他画海，一片平静的海憩息在港湾里，像酣睡在母亲怀中的孩子。我看见他用心地将情感描进画里。不错，大自然是尽善尽美的形象，画家力求呈现新气象。我感到一阵喜悦，因为严肃的艺术创作是正在热爱生命的艺术家的双手下完成，一如旭阳从地平线下孕育涌现。

流星雨

你有见过流星雨吗？

也许，你是一个为生活忙碌的人，一天忙到晚，到了夜晚，倒头就睡，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流星雨。

或者，你是一个习惯夜生活的人，以为流星雨就是夜总会里闪闪的灯光。

其实，流星雨并不是常可见到的。即使见到了，也常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它太渺小了。在整个宇宙里，它似乎连配角的地位也没有。

然而，它却引起我的注意，连带深深的同情。有一位朋友曾经编好一本诗集，取名《流星雨》，结果就真像一阵流星雨。我这人向来最注意和同情的就是那些默默无闻，有一点火发一点热的人。这位年青诗人大约也是和我具有同感。

惊
起
一
阵
流
星
雨

看吧，整个黑暗的宇宙就像一片黑森林：阴冷、诡谲和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德性，一阵流星雨奔驰而过，带给人们一阵喜悦。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事，整个宇宙仍归黑暗统治，但喜悦的石子投进湖中，荡漾一层又一层的涟漪……。



等待

《平安夜，圣诞夜》，一首柔和、节奏优美的歌。每年圣诞节前夕，到处都可听见这支歌。它唤醒了人们对世人的爱，也唤醒了人们对新年前景的信心。

圣诞节的晚上，教徒们都引颈等待报佳音的人来到。报佳音的人多数由男女青年组成。他们心灵纯洁、热情，不辞劳苦地一家又一家去报佳音。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替人们报佳音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大抵人们都有一种喜欢“报喜不报忧”的心理，何况我们生存在这世上，除了温饱，更希望年年进步。

然则，如果不靠继续努力，这是报佳音所能保证了么？

我们的确是生活在一个幸福的环境里。白天工作，晚上可以睡得安稳。唧唧虫声像是一阕田园交响乐。可是，在那远边，就在山麓的后面，天空映澄一片红光的时候，我们能不焦急，能不等待佳音的降临？

我们，还在等待什么？

幽静的小路和屋子

这是一条幽静的的小路。

这是一个高级住宅区。这里的房屋，都是洋房，有独立式，也有半独立式。地方宽敞、明亮、清洁。有鸟语花香，高大的树木盖住了阳光的照射，也时闻狗吠声，大约是对着邮差或行人。十家有九家的大门外都挂着引人注目的“内有恶犬”的招牌。

当你走在这样幽静的小路上，偶尔抬头，你会看到有人站在阳台上晒太阳，看风景。你自然而然会想到一句诗：“你站在墙上看风景”。你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从阳台上看着你，就是可惜没有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情调气氛。

从幽静的小路通向不远的另一边，矗立了一个组屋区，它仿佛代表另一世界。在这一边，拥有高雅、幽静；在另一边，却拥有都市的喧闹。

早晨

又是早晨。鸡啼的声音像北方的雪一样飘落。开始

惊
起
一
滩
鸥
啼

有了声音：起床的声音，洗脸和刷牙的声音，换衣的声音，吃早餐的声音。总之，闹过一阵后，又回复沉寂。

然而，早晨毕竟还未完全过去。在马路上，车如水，马如龙。在巴刹里，声浪像浪涛汹涌。

读一读艾青的诗〈下雪的早晨〉：

雪下着，下着，没有声音。

雪下着，下着，一刻不停。

洁白的雪，盖满了院子。

洁白的雪，盖满了屋顶。

整个世界多静，多麽静。

原来北方的早晨是没有声音的。

南方的早晨也有无声的。在公园里，有人静静打一套“太极拳”，更有人手提一个鸟笼，悠哉地散步。想到柬埔寨，想到阿富汗，这样的早晨不是很难得么？

有人说，人生最美丽的就是早晨。青年，就如同早晨初升的旭日，发出一身热心给整个大地。所以，趁年轻的时候，要多学习，充实自己。过了这段时期，我们也不用悲哀，以为人生最灿烂的时光已逝。其实，如果我们的德育、智育和体育在青年的时期能得到充分的平衡发展的话，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就有相当的基础去发挥个人的才能。诗人说：“活着就要和时间赛跑，一切速度都是争取时间。”在这动乱的世界里，我们要做的事太多了。如果，我们都能努力学习，尽个人的责任，那么，人类美好的早晨很快就会降临。

某一个早晨

从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早晨都是一样的匆匆忙忙。在一首短诗〈上班下班〉里，我曾经这样写：

早晨的时间像挂钟一样摆荡

太阳照着窗外的树 照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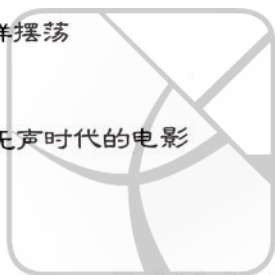
我的惶怍的脸

时间 像秋千一样摆荡

有时荡得太快了

换衣洗脸 好似无声时代的电影

.....



就是这样，时间像洗脸盆的水倒了又换，换了又倒，只有等到星期天的早晨，似乎才能摆掉这种尴尬的局面。“美丽的星期天的早晨啊！”自己口中轻声呼唤。

然而，它也不是可以让你坐下来专心读书和写作的早晨。换句话说，它还不是属于你的。你需要去巴刹（菜市场）买一大篮的菜回来。如果你不是有经验的话，你到了那里，简直是“无从下手”。你要懂得计划路线，先交代第一摊的小贩，然后再去买第二摊的东西，回头再去同第一摊算帐。你要懂得 First come, first serve 的原则，但在这儿礼让可不是处世之道，人家

惊
起
一
雌
鸟
鸣

可不会卖你的情，而你等了老半天可能买不到半样东西。当然，久而久之，你也会变成一个“谈判”的能手，对价钱讨价还价，一角钱也不放松。

巴刹，就是这样一个热闹的地方；卖的人高声招徕顾客，买者也喊价还价，终于造成一个纷扰的小天地。这时你想到韩牧写过的一首诗〈菜市场〉：“一千种瓜豆鱼肉等我来选／一千个人和我接踵摩肩”。当你买完了所要买的东西后，巴刹也渐渐曲终人散了；小贩们拿到了一天的收获，高高兴兴回家，其他人也要赶紧回家去下菜煮饭了。偶尔抬头，太阳正在攀登云层游戏，你心中想：某一个早晨，你在巴刹，而你的心思飞到书桌上……。

波浪

抽得半日闲，我来海边散步。

我背诵着岷口大学的〈海景〉一诗：

天空是海鸟 书写的石板

海呵是灰色的牧场

而白浪是成群雪白的绵羊

船 一边抽着烟草 一边踱步

船 一边吹着口哨 一边踱步

波浪，轻轻地荡漾；船，也一样轻轻地摇摆。天空是蔚蓝色，悬挂着几朵白云，几只海鸟周而复始地掠过海面，嬉游不息。一切都出奇的平静，这么安宁是多少诗人冀望的环境。但我的心情却不是这样，不是像静如猫的波浪，而是像风一般的波涛，汹涌澎湃，把船颠簸得很厉害；像海燕一样在风雨中挣扎飞翔……啊，我的心呵永远永远都是这样不能平静下来……。

(1978 / 1979 《星洲日报》)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芦苇独语

虽说人类的文明历史，从没出现过一個理想社会（或许有盛唐），但凡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尤其作家和诗人，还是憧憬着、蕴藏着他们的社会理想。



作为一个作家，我始终以同情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就像萤火虫提着一盏灯笼在狰狞的黑夜里梭巡。



作家对自己的语言认真负责，一如木匠对自己的手工尽职，这是天然的职责。



文学语言的魅力固然能使作品更具特色，但耐读与否，最终还是要看贯穿在作品里头有无作家的“良知”这根红线。



人类历史以战争开始，也将以战争结束，作家对此无所作为，无能为力，我常以此面对广袤的星空悲歌。

作家可以个人的身分参与政治或表达他的立场与态度，但他一旦与政治挂上号，可能导致再写不出好作品来。聪颖的作家，当会作出痛苦的抉择。



作家清算了他过去的惨痛遭遇，狠狠一次就够了，

因为，他还要为读者展现一幅未来人类绚烂的画卷。



在这资讯的时代，个人站在社会边缘，面壁十年，这似乎只有达摩祖师才能贯彻，执著没有主义的作家或能做到，并不令人惊讶。



与其说站在社会边缘，不如说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上俯视血淋淋的人生，不必参与，不必认同，更不必下结论。这样就不会与庸人一块掉入泥淖而不能自拔。



在这五花八门，灯红酒绿的社会，作家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其实，他并不孤独，他有良师挚友，更有圣洁的心灵无时无刻不与他对话。



祖国与人民嵌在作家心版上，他永远都不会寂寞。



更包容的心才能臻更高境界。能做到的政治家，是“宰相肚里能撑船”；能做到的作家，才是令人尊敬的大师。



作家的才华只有发挥在与他忧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人民上，才会淋漓尽致。



我们的时代，还会有像左拉与法朗士这样敢于为正义翻案的作家吗？这似乎是《天方夜谭》外一章。



惊
起
一
雌
鷗
鹭

历史就只是记载黑旗跋扈，红旗挥舞，王朝的兴亡，宗教的盛衰，种族的冲突；而轮流上台的演员，作家都把他们的面具取下，让人们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历史就是历史，不是梦想。



你可以有一千种不喜欢高行健或某个作家的理由，但要勇敢提出来使人信服，单用粗暴的语言只能自贬自丑化。



世上没有第一顶峰，所以高行健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作家（他也不会狂妄自大承认）。最好的作家要由历史和人民投票决定。



高行健是大作家，但并非他所有的文学理由或意见都是真理，都要照单全收。



不可否认，也不容否认，高行健是一位十分杰出的作家。我喜欢用自己的母语写作的作家，一如我喜欢黑土地孕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



高行健提倡“冷文学”，包含两大元素：真实与真诚。其实是外冷内热，就像一个女性外表冷若冰霜，骨子里却不一致。



了解高行健的个人遭遇后，对他写出来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等文学创作就有迹可寻。

作家总在有意无意间留下他们的“心迹”。



文学原是个人的事，你可以对之十二万分狂热，也没有人会给你贴上“狂热分子”的标签，因不会危害国家社会的安全。



作家原不属于什么派别，若要勉强冠之，就是“我行我素派”。



祖国背在流亡作家身上，这不是包袱，这是有新陈代谢作用的血液。



荒诞文学并不荒诞，而是令人倍觉亲切的真实；现实才是最不可思议的荒诞。



作品和产品最大不同之处：后者不符合标准只占总产量的小部分比例，而杰出作品却是沙丘里的金子。



语言是作家的衣裳，可以窥探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



杰出作家注重文学语言，但并不太推崇它，这样反而成了梦呓。



廿世纪世人太过宠爱科学，以致造成今天人类陷入自己所设计的陷阱，惟有文学才能引导走出困境。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完全不兴趣音乐的作家能写出好作品来是最不可想象的事。若政治家对这方面有少许兴趣，这世界也许不会成为废墟。



作家写作只为了表达个人独立的人格，而不是为名利或其他一切微不足道的事物。



真正的作家从不担心在作品里暴露出他的思想和意图，那些不敢显露自己看法的作家或艺术家算是什么？患口吃病？我不明白。



一个好作家绝不会为了争取发表的机会而写出投合编辑品味的创作，他们有高品味的话，就自然会欣赏高水准作品。



作品不是产品，不能限时制造出来。



与其和编辑打交道，费时费劲，不如埋首写自己要写的东西。



好作家不怕竞争，但他们拒绝不公平竞争。



文坛上常有不公平竞争现象，这是消耗社会资源，也是社会隐忧之一。文学也需要“选贤与能”。



越面对不公平竞争，我更要加倍努力，以求打破这种局面。



文学史上那些风头甚健，领一时“风骚”的庸俗作家或编辑，都蒸发得无影无踪了，而那些怀才不遇的名字则被时间愈磨愈亮。历史是今日文坛最好的一面镜子。



文坛上那些亮闪闪的名字，像鲁迅、茅盾、巴金、冰心、艾青……，从来都不挂教授或博士的衔头。



我憎恶那些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挂羊头卖狗肉，妒忌和中伤他人的所谓“作家”，他们是社会的蛀虫。



今天，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或作家，背上的包袱何其沉重，有：民族的分裂、主义的分歧、伦理的丧失、道德的堕落、官僚的贪婪、信仰的危机……，作家脆弱的心灵却何其坚毅！



随意苟同和附合他人的作家是无法令人尊重的。



诗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更无法训练。



在作家的艺术王国里，他就是上帝，他就是君临大地的王。

惊
起
一
雌
鷗
鹭



艺术使我净化提升，在地球这片废墟上。



我梦想有一位“刘再复”的伯乐出现，一如高行健有一位。



有赤子之心的诗人永远令人怀念。



是那些伟大的名字：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海涅、泰戈尔、曹雪芹、李叔同、鲁迅……教我以谦卑的态度面对人生。



在母语的国度里自由驰骋，是我的自由，是我的骄傲，我这一生无怨无悔！

(2001 《锡山文艺》)

吉兰丹河畔的芦苇

无情的人在天地间

草木有无情？多年来我一直在探索思考这个问题。

谁曰有情？反对者振振有词：它们不会言语，何以表达心中之情？那大错矣！

它们能自由挥动叶子，发出沙沙细语，诉尽衷情。它的情人风翩然而至时，它们无时不张开玉臂，拥之入怀。拂晓，它们将会抹掉昨宵期待之热泪，无私地献给晨曦，见者无不动容。

人有思想，但过的是无情的生活。邻人见面不打招呼司空见惯，大隐隐于市者比比皆是，不以稀为贵。都说所住的地方就快变成奥运村似的地球村了，而人与人间的距离却日愈拉长。大家都忙于编织名利之网，而忽略了编织盛情之网。偶尔仰望，方惊觉穹苍早已点缀星斗，星光流泻沁入心脾，顿觉天地有情，人孰能无情……。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消逝了的被怀念者

蓦然回首，那人已在灯火阑珊处。

你偏爱蓦然，又恐惧蓦然。

一次，蓦然回首，一个过去非常熟稔的朋友蓦然地站在你身后，让你惊喜，让你意外！她说别来无恙，你也说别来无恙。整十年的话题浓缩在这几个字里，何其凝练！想起那些诗人作家，诗篇文章数十张稿纸，绞出来的尽是水分，何其悲哀！

这个消逝了的被怀念者，多年后，一个蓦然地出现，这个消逝了的朋友终于永远消逝了！无论怎样端详对方，始终无法寻回你过去的感觉和激情，你恍惚于这虚无，却无法释然。惟有……将这一刹那应该遗忘的永远珍藏在时间之盒里。

给自己开一帖药方

是否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感动了我，使我触动那琴弦？还是那优美的琴声带来了故国文化的悲情，使我怦然心动？看来首先还是手上攥着时间，不想让它无条件地弃甲而逃，遂在伯牙的船头高诵高山流水，在子期葬着的江边低吟渔舟唱晚。

逐渐，心灵受了洗涤，不再与人争执，甚至不想与人多说话，只爱静静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觉得人生就

是需要这么恬静地，悠闲地走下去。逐渐，狼藉的思绪得以清洗，虚无的感觉得以驱逐。

心里终于有了踏实感。我给自己开了“古箏”这种中药方，觉得自己的命运与其攥在病魔的手中令人忧心忡忡，不如先服自己开的药方更好。有言在先：我不是大夫。

心灵孤独的异乡人

您在欧洲、北美洲十多年漂泊，始终是异乡人。那些地方没有故宫的肃穆，没有南京街的喧嚣，没有江南的水乡，没有塞北的笛声。

我感同身受。我走在路上，迎面而来的是染了红发的青春少女，满口不纯正洋腔的长发少年。那高挂的霓虹灯，书写的尽是英文，而汉堡包的快餐文化出尽法宝招徕行人。被炎热蒸发的路上，你听到喧闹，你闻到烦躁。你想躲去演说者角落，那里也许情况稍好些。最后，你被你自己的孤独感击败。你有深深的失落感，在这繁华的城市里，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乡人。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简单又艰难的事情

喜欢发发牢骚，高谈阔论的人有福了，他们有了一个演说角落，听众三教九流都有，甚至包括飞禽走兽。

不喜欢的人会以为这是引蛇出洞的绝招。我读过这么一句话：生活最终教会我们的无非是如何学会闭上一只眼，如何学会只说出半句这简单又艰难的事情。说这话的是陈染，一个才女，一个气质远胜所谓美女的作家。我只闭一只眼，说半句，是否就形容出我尊敬的陈染？



在磨石上磨砺的刀

某国，该杀的贪官污吏可列出长达数十里，上自副委员长，省委书记，下至局长厅长处长科长，令人血管贲张；而我心中，也有一张长长的名单，那是已离开人世的师友们，每添一个名字，都会教人彻夜难眠。

不管他们是现实主义者或是浪漫主义者，都是人格近乎完美的唯美主义者，都是我心中嵌着的星子。

一般人以为，完美的人应是那些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留名青史的伟人，或是圣徒，或是著名的什么家。我对这些都没有兴趣。我的已逝的师友们，大抵都是热爱生活的，他们有的在有限的岁月中写下了感人肺腑的诗行；他们不止用圆珠笔写，同时也用他们一颗真诚的

爱心在阅历的磨石上磨砺。当他们将这把磨了又磨的刀子交给我时，我不禁惶恐，但也义不容辞地接过他们温暖的目光递来的期待。

不是令人惬意的扔

我写过一篇文章：〈我没丢东西〉。丢，即是扔。因此，对扔的人或被扔的东西或对象，我都比他人在意。日前报章报道，有一个妇人的花瓶从高楼掉下，不偏不倚地砸死了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该妇人只好灰头灰脸地面对法律严厉的制裁。她怪风也好，怪自己倒霉也好，因为这一无心的“扔”，不是令人惬意而过瘾的。它除了扔死了小女孩的母爱父爱，也扔死了优雅社会的美好形象。

谁能保证没有前仆后继者，若法律稍懈怠而利己思想又东山再起？

训练喉咙重复拒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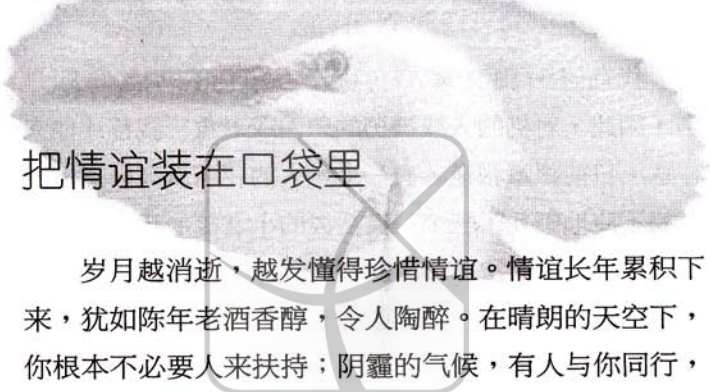
以往，我从来说不出拒绝二字。朋友开口借钱，朋友要你帮他们做事等。我总觉得帮人就是帮己。或者说，前世朋友帮过你，这世你报答。可是，后来你越帮

惊
起
一
滩
鸥
鸟

越超出个人的时间预算，心里越没谱。譬如说要你从东到西边荷兰路载对方到东边的机场，或是从东去马林百列载对方，而那里离机场其实不远了。这样挥霍个人的时间，连我自己都过意不去。于是，遂萌拒绝的意识。

第一步，也是必要的步骤，即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同时，也要像学声乐一样训练你的喉咙重复再重复“拒绝”二字，以至对方终于明白你的新立场。



把情谊装在口袋里

岁月越消逝，越发懂得珍惜情谊。情谊长年累积下来，犹如陈年老酒香醇，令人陶醉。在晴朗的天空下，你根本不必要人来扶持；阴霾的气候，有人与你同行，你会走得更专注，更有耐力。路上，大家默默地交换一种思想，触摸一种激情。虚无这个不速之客也不会突然莅临，即使来了也会自讨没趣。

切记：把情谊装在口袋里。

她迎来成熟的阳光

她在十小时内和男人发生异类接触两百五十一次，这是骇人听闻的。

这是她的开放，也是世界的开放。她外表端庄、慧黠，不失为一个性感的形象。

曾经沧海难为水，她不这么想。

再回头已是百年身，她不这么想。当她走完这个成熟阶段，迎来新世界的阳光，她会令人羡慕。

我为她鼓掌。

从墓地走回家的路

人，从路上走向墓地，不过是一瞬间的事。

有的人，带着一盏灯走向它。阿姨就是这么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护着灯火走完这条坎坷的路。她曾面对冷的面孔，冷的声音，冷的现实世界。但她心中始终嵌着温暖的面孔，温暖的声音，以及一个温暖的世界。

为了蔑视冷的现实世界，她熬过一切。

一天，当她从墓地走回来，她会觉得这条路不再那么冷漠。

人就没有河的坦率

在马来西亚发现一条河（忘了她的名字），一半是清水，一半是浊水，泾渭分明。友人同我解释了一些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道理，我不去计较这些。我觉得河是可爱的，她把美好的一面及丑陋的一面赤裸裸地在你面前摊开。

人就没有河的坦率。他们会隐瞒肮脏的心态，只有诗人才会不厌其烦地去揭穿秘密。从此，诗人的“愚蠢”显而易见，但诗人始终是一个战斗者。

餐风饮雨增强力量

开始，人们用轻蔑的眼光看他萌芽；
后来，人们用污蔑的眼光看他茁长；
现在，人们用赞许的眼光看他所做的贡献。

五十一年餐风饮雨增强了他的力量，也教一切邪恶者远远躲开。

他果不负盛名：中国！

为跳更远而往后退

在合唱团里，为了追求一种和谐的声音，你得掩饰自己的个性。这并不同于多少好事假人民群众之名以行，就如同在众人面前维护隐私权。很多时候，在许多人面前我们总无法表现自我，附和大家。少数例外的，会被指为破坏和谐。

蒙田说过：往后退只是为了跳得更远。在合唱团里磨练，可以让你以后独唱唱得更有个性。

作家走在时代前头

科技时代的降临令许多人惊恐万状。科学家既造福人类，又干出许多坏事。

比如“复制”。尤其女人喜欢穿独一无二的时装上街炫耀，讨厌重复。

其实，有好些作家早已走在前头了。他们“复制”了大量作品，多得令人烦冗。还假“城市系列”、“乡土系列”……加以炫耀。

(2001-03-04 《联合早报》)

惊
起
一
雌
鷗
鳴

女皇路上的喃语

阿索林说西班牙有一句俗话，大意如此：“如果你要碰到故乡的人，请在蒙德拉路上行。”从这句话，我也想随口发明一句话：“如果你要遇见快乐的新加坡人，请在女皇路上行。”

在耶稣受难节前夕，我驾着车要赶去那里的一间酒店赴约。那是一个星光稀疏的夜晚。我从珊顿道开行，以为十分钟就可以抵达目的地。其实，夜间的珊顿道的地下铁工程一点也没有妨碍交通。而且沿途又适逢青灯，一点阻碍也没有。我从碎碎的星光，轰轰的声音，忽然发现夜晚的市区有一种令人说不出的感觉。是怎样的感觉，我一时还找不出适当的表达词句，只是觉得一种美融入心中。白天大家为生活奔忙，怎么感觉都不会产生。只有在休息的时刻，才觉得新加坡也有一种宁静的美。生活在这个土地上，我们看到青葱的树木，鳞次栉比的组屋以及宽广干净的马路，我们的情感难道不溢满心中？而清响的打桩声，更使我们感到国家的建设已掀开新面貌。

思维一刹而逝，车子转入女皇路。忽然，眼前出现一阵人潮，车辆遭受阻塞，不能行动半步了。警察站岗指挥，让行人横越马路。从旅店对面的教堂的人群如鱼涌出，以年轻人居多。他们一边谈笑，一边慢慢地过马

路，视车辆如无物。我并没有不耐烦的感觉，虽然已过了约定的时间十来分钟。我在心中默默地祈祷上帝保佑这群天真、充满信心的年轻人，让他们在我们幸福的土地上健康地成长。

——你看，这里那里都是年轻人！

——这是他们的世界嘛！

——他们一脚从教堂跨出来，一脚就踏进旅店来 Disco。

——他们精力充沛，难道不是象征这个国家富有朝气？

的确如此，他们有真诚的信仰，有充沛的精力。每当我在国外，经过教堂，我就想到 Disco；经过旅店，我就想到十字架上的光。这两者之间似乎是那么调和地在画板上。可惜的是少了红花绿草来衬托。不过，稀疏的星光和十字架上的红光，足以使我回忆这件事。

(1986-04-04 《文学》半年刊)

惊
起
一
雌
鸟
鸣

湘西寻梦

那年，和老诗人未央先生同坐一辆面包车，到那慕名已久的张家界来。我们开完会，从南岳衡山下来，立刻马不停蹄，风尘仆仆而来。其实，她被世人所知不久，交通不怎方便，坐在面包车里，一路上颠簸得十分厉害，震得五脏似乎都要冲出来，那种滋味真是笔墨所难以形容。我却宁愿忍受这样的折磨，因为，我有一个梦留在湘西。

我们玩的地方仅是索溪峪，那是张家界的一部分而已。重点有黄龙洞、宝峰湖、鹰窝寨和十里画廊，每个点都有各自的特点，令人大开眼界。我念念不忘的是一边骑马，一边欣赏大自然的画廊，台湾诗人林焕彰兄骑马的飒爽英姿历历在目。然后是涉水，有惊无险，但乐趣无穷。

我在马上马上孕育了一首诗：

进入画中

那种感觉是新鲜的

回首身后的尘世

竟是那样混混沌沌

没有猿啼，只有风啸

没有蒙娜丽莎的微笑

只有维娜斯的沉默

上马来，秋天

让我们一直奔驰在寥寂的大地上

进入画廊最深处

《索溪峪组诗：十里画廊》

我想，如果可以一路骑马至湘西，依偎一下我的梦，那可多好。

其实，我的梦早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孕育了。我国文学与艺术巨匠陈瑞献兄说起母校藏书十分丰富，我完全同意。那时，我每天都从图书馆借阅一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躲在最后一排的角落津津有味地翻阅。我的导师已故丘絮絮先生是当时一位著名作家兼诗人，他完全不把我放在他“眼”里，让我享受这种“特权”，盖他十分疼我，而我也以班上最优异（特别是华文）的成绩回报他。当我一开始接触沈从文先生的小说，我立即爱不释手，一本又一本读下去，以致图书馆管理员终于问我：“你很喜欢他的作品？”这还用问！就这样，我的梦逐渐成形。已故大明星林黛主演的“翠翠”，就是从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那淳朴的乡土气息，那纯真的人物性格，是多使人向往啊！于是，我的梦就有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永不会因外界的冲击而溃不成军。她也授予我终生做人的信条，即使因而触怒小人而遭受背后诽谤，我也从不言悔。

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外界对他的命运传说纷

惊
起
一
雌
鸟
正
鸣

纷，但他终于像突破云围的月亮，重新以他的睿智无私地将清光洒给我们，他的被迫停笔固然是中国文坛以至世界文坛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但他崇高的人格却是北方严冬的一棵松树，令人高山仰止。

我们的行程仅差一天即到凤凰县就嘎然而止。这是人为的安排，能无怨无尤吗？只能当作和沈老的缘份未够，日后还需要在人格修养方面加倍努力以期早日圆梦。因为这么想，我也就不把内心深深的失望表露出来，以免陪同我们的湖南著名作家孙健忠兄（他目前是“作协”主席）和诗评家李元洛先生（他是“作协”副主席）觉得歉意。

同行的人中有人说：“凤凰县没什么看头。”对他们来说，石子路当然没有柏油路的宽广平坦好走，青瓦屋自然也比不上城市里高楼大厦的明亮舒适。然而，他们终日见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呼吸的是弥漫整个天空的黑烟。他们的神经已麻木不仁，夫复何言？

湖南友人叶梦赠我她的书《湘西寻梦》，我非常细心地阅读，希望有一天她的体验也能在我身上复现。从桃花源到猛洞河，从丹青寨到羞女山，从苗乡到瑶山，她的描绘是那么入木三分，那么引人入胜，她蘸满了丰富的感情，为我们叙述了湘西的风土人情，让那个日益成熟的梦明艳照人。

如果有一天，在那遥远的湘西也受到一切向钱看的吹袭而变成庸俗不堪的话，我想，我的梦就会破碎成千千万万片，而这也是沈老所不愿见到的。

（1999《锡山文艺》）

我没丢东西

时光流回四十年，我仍不觉得丢失了什么东西……
回华中去！

寒川一个电话，我跃跃欲试，立刻洄回四十年前的岁月河流。毋须斟酌也觉得蹲伏在那儿六年的学习和生活，足以形成我一生性格的特点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不算豪华的课室和设备，却有最壮阔的排阵，从左边的课室延伸到大礼堂以及图书馆、科学馆、体育场等。一字排开，阵容壮观，使人惊心动魄。大礼堂前比一个足球场还大的草地，当年休息铃声一响，就偕同三两好友冲下来捕捉蝴蝶。那时确实不知道庄子先生就是她们的主人，只觉得羽翼斑驳，不放在掌心里仔细欣赏一番实不过瘾，美的欣赏能力于是乎萌芽焉。其时，草地上还没有置放一座巍然铜像，让人瞻仰，让人高山仰止，但对母校的赫赫声名，且名列黑名单榜首略有所闻，不知这是否与铜像的人物有所牵连挂钩？但传统教育教人要饮水思源，他既是创办人，雕他的铜像于莘莘学子前，合情合理之外，也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老师们多是饱学之士，且不言郑子瑜（如今已是一位博士，享誉海内外）先生，和擅长画猴的大画家陈文希，饮誉新马文坛的苗秀先生却执教英文，与我擦肩而过。但另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兼诗人却被我盯住了，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他就是丘絮絮先生。

丘老师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不苟言笑，可后来逐渐发现他表里不一，幽默得很，有时令你从会心微笑到人仰马翻。他对我倒另眼相看，不知是否与我在假期里乱涂几篇散文给他老打发时间有关？我常躲在最后一排的角落偷阅从图书馆借来的新文学作品，他照样讲他的课文，对我视若无睹，而我只用双耳和他配合，双眼却在他管辖范围外读得不亦乐乎。

顺便一提，母校图书馆的藏书是全国中学学府首屈一指，在那儿沉浸一生恐怕也只能读到沧海一粟而已。丘老师的功力高明倒不在他有墨水满胸膛，文章写得潇洒（若仅如此则太小看他了），而在他偷偷地播种爱的种子在你的田埂上而你一点也不察觉。从此，我一生热爱自己的文化而不悔，觉得天底下最快乐之事，是自由自在地驾驭自己的母语。

有一位文学与艺术大师终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了。瑞猷兄头上的光环令人目眩，也令“有心者”感染红眼症。可我华中从此更增添七彩缤纷的魅力。他一再说做人最重要，这不但是至理名言，也是深刻的禅理。华中人才辈出，他们不但有杰出表现，且是谦谦君子，这正是接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例证。

有鸟语，有花香，有朗朗的读书声，更有颗颗关心社会人群的爱心，时时使人感到母校的温馨。时光流回四十年，搔首不胜簪，白发时时伺机突击，我仍不觉得丢失了什么东西。如果有人丢了东西，让我告诉他们：因为，你丢失了你的母语！

（1999-08-02《联合早报》）

我与写作

一位“知名度”颇高的女作者以为她最高兴的是每天都能读到她的大作刊登出来（大意）。记得在大约十多年前，自己的习作发表了，可以高兴好几天。在《伴侣》（香港出版的综合性杂志，已停）上，何达将我的诗作出了一个特辑，还加了评语和美词，内心的兴奋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总之，我相信每个作者都会有她所体会到的那种经验。不过于我来说，现在不单不会有高兴，且存在深深的焦虑。从丘絮絮老师、连士升先生以至何达、舒巷城等所予我的鼓励和关怀，我深深感到自己在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之前，缺少深思熟虑。

当初，凭着青年人丰富的感情和旺盛的创作欲，大抒个人之情。不错，诗创作需要真挚和丰富的感情，少年歌德因此才能写下感人的抒情诗。但是，若对生活没有抱着真诚的态度，没有精细的观察和体验，一个诗人怎能写出更有气魄，更能令人感动的诗篇呢？《红楼梦》是一部辉煌的史诗，这主要是曹雪芹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作出了无穷尽的发掘！

一方面认真对待生活，一方面也要认真阅读和学习。开始对历史颇感兴趣，后来遂转向于新文学作品。几乎所能读到的都要一读再读。自己也说不上最受那位诗人的影响。闻一多的爱国忧时，臧克家的淳朴厚实，

惊
起
一
雄
吟
鸣

艾青的热情，何其芳的真挚，冯至的理智，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吧？像那些比较不出名，但默默地工作以至贡献他们生命的作者，更能起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此外，一些诗人的技巧，像卞之琳；一些诗人的风度，像郑愁予，都令人折服。

当地一些诗作者（有些是朋友）颇爱吸收西方“现代派”的技巧。无可否认，文学的语言是有生命的，尤其是诗的语言，更要灵活，“新文学”的一些传统手法，有时候实在是无法表达现代人的复杂的精神面貌。但千万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吸收的是他人的长处，而非短处。更不能利用这点来作“逃避生活”的藉口。在技巧的圆熟以及不作无病呻吟的“现代诗”作者里，我以为淡莹的诗最令人赞赏。她是颇能吸收东西方之长的女诗人。

读到唐文标呼吁诗人走开，以为没有诗人人们也能生活得更正确，不禁令人三思。（几千年前，柏拉图不是曾对诗人下过逐客令？）不错，那些吟风花雪月的诗人于大众社会是无益的，他们站在路上拦路，夫复何理？我想，诗人也不必将诗写得平白无味，而破坏了诗的高度艺术性。总之，诗，要像哈代的黛丝姑娘一样活泼健康，青春美丽，令人欣赏喜爱。

今天，西方文明逐渐受了物资的侵蚀，失去了往日的光辉，似乎再也发不出强而美的音来。诗，像安徒生童话中的“丑小鸭”，受尽人们的鄙视。然而，我们仍要唱出这一时代坚强的歌声。

（1978-09-27 《南洋商报》）

诗的欣赏

一个诗人，就如同一个木匠，当他从选择题材到组织材料的过程中，他所担心的不是别人的看懂与否，能分析与否，或能经得起批评考验与否，他只想如何能更好的完成这一件艺术品，能完全符合他的原意去完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他所创造的艺术品就已具有“传达”的条件，而肯定会被人们所欣赏、所接受。

在作者与读者间，如果没有“传达”这一基础，则是不堪想象的。一首诗，不论是深刻或粗浅，不论是含蓄或神秘，不论是严谨或零乱，不论是典雅或抽象，这些问题当然与作者的才能气质以至时代背景，文学流派等有复杂的关系，然而，它们必须传达予一般读者或专门研究者，不论其传达的范围与程度有没有受限制。

有了“传达”作基础，读者对于一首诗就能初步搭起了“欣赏”的桥梁。克罗齐和克罗齐派将艺术的鉴赏理论建立在“直觉”(intuition)的基础上。这里，我不愿涉及他这派的高深理论而踏出题目范围外。我以为：“直觉”只能是“欣赏”的最初心理活动。当我们再走前的话，我们就来到了“思考”的分水岭。我们读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哈姆

惊
起
一
雌
鷗
鷗

雷特》，及屈原的《离骚》等等世界著名诗篇的时候，我们并不以“直觉”所得的表面印象而满足，我们必须思考其悲剧后的情绪的深度，美的高度意义等。只有经过了这一阶段，我们才能作出批评与分析，而分析的范围很广泛，包括了题材、主题、思想和感情、形象和意象、语言和章法结构、节奏……。不论使用的方法是科学的，或故意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它们都不能离开历史的领域。对李商隐的晦涩的〈无题诗〉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说明了这点。

诗歌，也是语言艺术中的一个种类，有别于小说、散文或其他文学创作形式，它要求作者有很丰富的感情及想象，运用精炼的语言与和谐的节奏。所以，诗，是一种最集中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创作形式。因其如此，对诗的欣赏就可能比对其他文学形式的创作欣赏来得更困难，也更要求有更好的思想及文艺（尤其是诗）的修养，以及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等。我们阅读古典诗歌或现代诗歌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了解其整个时代背景，作家的风格与当时文坛的情况，更要考虑历史的经过。读普希金的诗，我们至少要懂得当时诗人的一些生平、十二月党人的活动、俄罗斯的文学演变等。我这样说，别人一定摇头：要有这样的修养与认识真不容易，我的回答是这样：从热情中，你可以得到才情。后人对莎士比亚等大作家作品研究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仍然不会中断。这累积的研究不但丰富了后学者研究的参考资料，也愈

来愈生动地解释作者的创作意图，使其艺术品的光辉更使人眩目。

一个诗的欣赏者，当他的才识累积丰富了后，他就会成为一个批评者，甚至一个创造者，而超越了作者，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大约是一个热心写诗的青年，锲而不舍的精神所致。反过来，从对诗的批评和创造的过程中，也可以提高个人的欣赏能力，才不会造成“眼高手低”。所以，诗的欣赏实际上也包含了批评与创造。

(1978-05-07《南洋商报》)



惊
起
一
雌
鸥
鹭

诗的节奏

《诗经》中的四言诗是最早出现的中文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四言，是由两个双音节组成。因为中文是单音字，所以造成双音节的现象。随着文化的发展，四言已不足应用，遂产生了五言诗，以求能表达两件事。由五言而至七言，以五言句诗中能表达三样事物是很自然的趋势，这是因为社会日渐进步，人们要求表达更复杂的思想情绪。另外，较长的句子也分辨出重音与轻音来，区分急促与和缓的节奏来。

早期“新月派”输入西洋的“格律诗”，讲究押韵等，至“现代派”和“自由派”的兴起，限制大大放宽。到了今天，白话诗的限制更宽，在同一首诗内，有短至一个字的句子，也有长达几十个字的句子。现代诗人似乎认为不是这样则不足以表达在工业机械社会人的复杂思想和感情的面貌。但放宽是一回事，如果认为诗与音乐或舞蹈戏剧不同，只求语言的表达，而漠视了节奏的悠美，则会伤害了诗的尽善尽美。

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已注意“和谐”的重要性。古希腊哲学家亚诺芝曼德（Anaxmander）就认为生物的生长与朽腐、盛衰与兴亡、结合与分离等都是节奏的作用。节奏的和谐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所致，非刻意求工。换句话说，一首发自内心，感人肺腑的诗，

也必然是一首充满了节奏感的诗歌。我们且举曹沫的名诗〈来生你若再为芙蕖〉来说明。全诗不算短，这里只列举其中几行诗句：

若有来生
来生你若再为芙蕖
我将撑遍江南的水乡
哀呼你的小名
直到我憔悴绝望将死
才听到你的回音
我于是化为一株
喜极而泣的芦苇
守在你身旁……



这是一首写“相逢恨晚”的诗。作者写至这里情绪波度很高，所以“若有来生”，接着“来生……”表现了一种绝望中的一丝希望。诗中的“哀呼”，“憔悴绝望”等也是很强烈的字眼，应了感情的如水坝决堤，整首诗的节奏在和缓与急促中交织而成，令人读了觉得错落有致，有自然的节奏美。

诗，若要引起人们的共鸣，则必须是诗人发自内心的思想感情的流露；而这流露，必然形成了自然的节奏。

(1978-07-09 《南洋商报》)

惊
起
一
雌
鸟
鸣

那舀满河星光的人

每一位优秀的散文家都会有自己的艺术境界，这是艺术创作的巅峰。中国当代“北杨南秦”两位散文大师，杨朔的抒情，秦牧的哲理，一向来为人们津津乐道。

在新马会写散文，而且独树一帜的作者中，我第一个想到的非何乃健莫属。这与我们之间的私交感情深厚完全无关。说得确切一点，耐读的美文绝不能靠朋友的吹捧，而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夫才行。

乃健有天赋的诗人气质，他在早期写的一首小诗令人爱不释手：

老农舀起满河星光
溅泼在休耕的水牛身上
轻拂着茸茸长尾，水牛
把星辉抖落
径旁的花瓣

这其实就是一段优美的散文。乃健早期散文的一个特征，就是具有浓郁得化不开的抒情，这与他的诗人身分分不开。他的小诗和抒情诗傲步诗坛，这是他所有的

朋友都公认的。一个会写诗的人并不一定会写出第一流的散文，除非他是第一流的诗人。

从乃健最早创作诗歌的表现来看，人们已可预料他日后散文创作的丰收。果真如此。无可否认，散文天地比诗歌天地更宽阔，我们从他抒情的文字中所蕴藏的真情以及人道主义的崇高情操中，仍然可以从中摸索他未来的创作方向。

巴金老人说过：“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创作和生活的完全一致。是作家和人的完全一致。”

秦牧先生也曾说过：“作品力量的大小，作者的人格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道德高尚的作者，写出的作品方能震撼人心。”

当我读到乃健一段文字：“你必须永远记在心间，七千多年来，无数稻农流尽了可以汇成一池比海水还浓的汗水，才把汗里苦涩的盐，转化为细嚼白饭时，留在齿颊的香甜！”（〈几粒白米饭〉）我的心弦被拨响了，我对自己说：“这就是真正的乃健！”他没有忘本，他也没有忘记罗曼·罗兰的一句话：“人生就是苦难。”

廿多年来，因为工作关系，他把青春的汗水洒遍他的祖国马来西亚的稻田上，使他深刻体会到：“如果没有老农的手把黑土翻松、播种，如果田里的水没有糅合了老农夫的汗，这些结晶的阳光，怎能牢牢地嵌在稻穗上？”其实，这对他来说，是受之不尽的宝藏，因为田园的生活使他更能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人们心灵深处的向往和追求，这样才能俯视人世间一切驳杂紊乱的现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象，因而加倍珍惜手中的笔。在他娓娓叙述，层层刻划下，我们也与他一样有着沉重的感受和压抑：

发展计划如果让少数人获益，而让大部份人受害，就是一种罪过。

〈持着火炬逆风而行〉

独裁者什么时候才知道，当他们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秩序颠倒，费尽心思为自己塑造的荣耀，坍塌碎裂后，还不如一根石堆上随风摇曳的狗尾草！

〈不如一根狗尾草〉

我豁然领悟，对横行的田鼠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永远不能令贪婪的暴徒满足；唯有在农村里聚合所有的铲和锄，捣破田鼠的土穴，才能把鼠害连根拔除！

〈司马衷与硕鼠〉

人类的文明，会不会像气球一样，被贪、嗔、痴、妄吹胀到极限之后，突然爆裂而亡？在没有了蛙声与鸟啭的寂静春天里，哪一种昆虫将在地壳上神气徜徉？是蝼蛄、蝗虫，还是善于匿在隙缝中求存的蟑螂？

〈没有蛙鸣鸟啭之后〉

那些趾高气扬，在象牙塔里高谈阔论，策划百年树

人宏图伟业的大人先生们，长年累月，对群众要求公平合理的呼声扮哑装聋。他们像冥顽不灵的劣农，坚拒在秧田撒播之前选种。有一天他们肯定会发现，他们灌溉后茁长出来的，竟是一个令人惶惑惊凛，魂飞魄散的恶梦！

〈灌溉着恶梦〉

要开新的境界，就不能自我封闭，唯我独尊，排除异己。忘了奇迹的出现，需要人和、天时与地利，那么，奇迹只能在昙花一现之后，化成了平凡的尘与泥！

〈奇迹稻的奇迹〉

如果人类以为大自然懦弱与胆怯，而继续变本加厉去加重大自然的创伤，那麽天灾就是大自然受辱后的呐喊。

〈在水患与亢旱间徘徊〉

从以上所引的一小部分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乃健具有十分辽阔和深邃的历史感。他刻苦学习，写作旁征博引，点石成金，作为他的读者，不单被他丰富的农业知识和古典文学修养所折服，更为他全面地掌握事物的本质、爱憎分明的感情，以及来自历史印证过的人生看法和思考而感钦佩，使我们深深感受到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品格，以及一个作家兼思想家的气质的那种强劲的冲激力量。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前期的他较接近杨朔，而后期则较倾向秦牧？可是，他那潇洒的文采和鲜明的形象结合得十分好，使他兼具抒情与哲理之长，而显出了个人灿烂夺目的风格。

我忽然想到诗人郭小川的一句诗：

“每一只金黄的果实呀，都像一颗明亮的心。”

读乃健的诗文，的确“都是曾经使我激动、感奋、欢乐、愤恨或者思索、寻味的事情”（秦牧），的确使我的眼瞳能在黑暗的天空中看到颗颗闪烁光芒和予人温暖的星星。

（1995-04 《联合早报》）

往事已逝……

拜读了夏泰宁先生的文章〈金陵旅游业与新加坡〉后（联合早报9月13日），往事一幕幕地浮现脑海，好像一阵阵浪潮不断拍击岩石……

那是1987年底的事。有一天，和一位朋友在黄金戏院碰面，他热情地要介绍一位中国作家给我。于是，我认识了第一位中国朋友。小邓是广东“作协”成员，他主要搞翻译。他当时是广州南湖宾馆的负责人。南湖宾馆总面积约有半个澳门的大，湖光山色，在那里“隐居”写作倒是不错的。经过一段时日的接触，我对他的印象挺好，遂觉得有些来自敌对的宣传未免言过其实。目前，他是省旅游局里的一位领导。

小邓的同居有两位，其中一位是南京国旅社的副经理。小邓先提前回国后，我和刘兄遂熟稔起来。他对文学也在行，搞过翻译，也曾在文化部工作，认识不少著名作家。他予人的印象：稳重、诚恳，英文根基扎实，他于1989年中出差到美国，遂留了下来，有家回不得，我几次去中国，他们两人给我不少帮忙，也很热诚的接待我，不像其他一些中国人退避三舍。可惜，后来再次到宁，刘兄不在，没有人一块吃水板鸭了。

当然，我在南京的朋友还是很多，因为上次派来的团员中，以他们占多数。刘“工”（金陵饭店总工程师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师)清癯,一副书生的模样。老包(她是不是包公的后代就不得而知)外表威严,几乎每个女团员都怕她三分。不过,当你同她熟稔后,你会发觉她是一个善良、正直的领导。女团员中,冯小姐与她关系最好。冯小姐有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气质,办事认真负责,待人接物十分得体。像她这样的女性,在中国似乎越来越少了。可惜她因个人私事,不得不提早回国处理。现在,她的独女已入中学,她仍督促其作业,而将自己的“大事”搁置。让我衷心地祝福她!梁小姐漂亮聪明,她称我“大哥”,我取笑她是“高干子女”。吴小姐朴素可爱,如今也有了一个好归宿。其他几位回国后大都结婚生子了,只有一位苏小姐的婚姻令人叹息!男团员中,小文忠厚、英俊,如今也提升了;袁兄是邮票专才,今走法律研究之路。

天津来的人数居次。张小姐同我较有缘分。她并不比其他女性美丽,但身材一流,跳舞一流,心地也特别好。我记得去年底从北京要到沈阳,途经天津。当晚她还恐我挨饿,特地煮蛋给我吃。这样细心体贴的姑娘啊,花落谁家,真使人羡慕。其他吴、杨几位都是能干者。谈起这个团,当然不能忽略其灵魂人物——团长老尉。老尉,上海人,其实他还挺年轻,称“老”,是尊称。老尉精明能干,这次整个团能顺利完成任务,与他的组织能力很有关系。据知,他已离开公职,出来自己搞,他的成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因了佛家所说的“缘”,我和这个团发生了关系。周日,或陪他们去购物,遊名胜。还有一两次,与

那位介绍我认识他们的老李，一起组织外岛（包括姐妹岛，圣约翰岛等几个岛）游玩，让他们看到了一般旅客难以看到的景物。听说，有些中国团发生了一些桃色问题，幸好，这个团没有。我们的出发点原本就不是有目的的。我们热爱来自远方的朋友，他们的肤色、语言都和我们一样。我们之间也许有共同的语言外，还有就是多年来的隔膜，双方企图尽早突破的心理。他们看到了新加坡的骄人成就，也了解华文教育者的苦闷。当然，他们的一些想法，我在开始的时候也很不明白，譬如在舞会时，播出的音乐是什么“爱你三百六十五天”之类的靡靡之音。

往事已逝，但他们的影象历历如昨天。时间像一个吝啬的收藏家，他的珍品拿出与人共赏之后，就赶快收回去，绝无第二次机会。改革开放后，希望以后的来往不是单程的。（对方挺羡慕我们在廿四小时内就能飞到中国）我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朋友，我始终感到中国是有希望的。在文化交流方面，我从来不会放弃个人的责任。如果，我们的华文修养令他们惊讶钦敬，感情交融如兄弟姐妹，我们在竞争上是永远居于有利地位的。

我们都希望中国是一条翻腾的巨龙……

（1992-09 《锡山文艺》）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悲雨青

雨青兄悄悄地走了，走得那么突然，令人愕然。

他的内人说他一向很注重保健，以为大可以放心，谁知……不该走的却没留下片言只语，实令人扼腕！

我和雨青兄平时并不怎么来往，只偶尔通个电话。他有的他的圈子，最早应是“咖啡八友”吧，后来的一批写作人，以写小说为多。我曾担任过“作协”财政，那届他是副秘书长，但也只在开会期间点个头，没有可能天南地北一番。那年，恰好遇到“六四”，当时，我的心中好难过好难过，我相信他也有同感。因此，在会长和秘书都出国的情况下，我们（包括代会长田流）通过电话获得绝大多数理事同意后，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声明，表示深切同情流血的一方，并谴责残暴的统治者。这场所谓“动乱”将来会否平反，没有人可以预料。我们并不企图涉及政治，只是做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我们实在不能容忍这种残无人道的行为。也许我们过于天真，不能理解政治。从这件事情，我和他似“心有灵犀一点通”，觉得他到底比许多人可取。

后来，因了“美丽的错误”，我在另一个文学团体担任职位，就较少与他来往。有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也不能免俗。不然，我们肯定会有更多机会接

触。

当年“作协”的秘书，诗人曹沫，只因我还未入会而失之交臂；第二位秘书，诗人雨青，我也没有好好把握，只能责怪自己不会好好珍惜眼前，夫复何言？

雨青兄是“作协”的资深理事，他任劳任怨，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也是一个口直心快的人，有时不免令人嫌恶。如果一个团体，每个理事都能像他这样不求挂一个空衔，霸占茅坑不让人的话，则会务的进展当一日千里；如果一个团体，每个理事都能像他这样，不人云亦云，有个人的真知灼见，则“异议分子”何从谈起？雨青兄啊，假若你对人事有太多意见的话，那像我一样干脆离开，抛开一切烦恼，去做个人喜欢的事，譬如抚琴长啸，岂不逍遥自在？

我深深怀念你的歌声雄浑嘹亮，并希望有一天能和你竞长短，可惜这一切不再，一切只能梦呓而已。安息吧！雨青兄。

(1997-04-13 《联合早报》)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一封未寄出的信

大倍兄，瞻仰您的遗容，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多少年，每逢您从上海出差归来，我们都会找个机会聚一聚，无所不谈。间中也谈及时事，看得出您虽身在国外，却对国家关怀备至。

和您相聚，我不会像在其他人面前一样把话藏在心中，好似担忧天狗来偷吃月亮。您是一个深沉如古井，却又让人感到睿智、可靠的朋友。是的，所有认识您的朋友，都知道您是坦荡荡的君子，做事光明磊落。在这个商业社会里，要找到像您这样的朋友，何其难得！

记不起是哪年了！我们第一次在机场认识，没有介绍人。当时，我正送中国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前辈回沪，您也正在旁边办理手续，这不是“缘”吗？当年，我还在云南园求学时，我就读到李贩鱼的诗作，我还以为他是一个鲁男子，想不到他文质彬彬。那气势磅礴的长诗〈太阳坐监了〉，在人们的心中引起了共鸣。虽然您是一个闻名的诗人，却不似一般人终日钻营名利，这是何等胸襟！大倍兄，我在电话中告诉方修前辈，我们一定要整理出您的专栏〈上海滩〉和早期的诗作，那是瑰丽的新华文学遗产。在这方面，我是愿尽个人棉力。

昨天，您那白发苍苍的妈妈哭着告诉我您是一个孝子；我深言，您也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在来自上海的唁电中，您上海的同事都称扬您是一个好领导。似乎每个认识您的人都说您是一个大好人。我感叹地向一个朋友说，老天爷瞎眼，总是好人先上路。他也有同感，真的是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却一个接一个走了，从雨青到王岸到李向到梅拉到您！

这几年来，我逐渐淡出文人的圈子，只和少数的朋友有往来，因为我深惧再次被小人伤害而影响了创作情绪。闲时或抚箏，或高歌。大倍兄，当我弹起〈渔舟唱晚〉，我会叹喟捕鱼人何时再来唱晚？当我弹起〈战台风〉，我会喟叹捕鱼人不再与我们一起战台风了。凝望那延伸至廿一世纪的路上，大倍兄，您的身影渐行渐远，渐清晰，渐高大……

(1998-08-29 清晨《联合早报》)

惊
起
一
雌
鷗
鹭

令人怀念的珊瑚

迅郎走了，我的心忽然有一股说不出的悲戚。

我不认识迅郎，也没读过他所有的作品，但从近来文友们对他的评价，以及他孜孜不倦在文艺园圃里从事耕耘的精神，予人印象深刻，也受到了感染。我想，将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向他学习。这个机会已不可能出现了，因为迅郎已离开我们到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了！

迅郎走了，又少一个人了。在这个时候，当华文文艺需要更多像迅郎这种“少说话，多做事”的人的时刻，少一个人就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当然，新人可以补上来，但要训练一个新人成为战士却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想到这里，我们怎能不为损失一个战友而感到悲痛？而感到肩负更大的责任？

这几年来，迅郎和友人合搞的“曙光出版社”，在编写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真像曙光刺激着人们的眼睛。一个友人说得真好：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个小小的珊瑚，一点也不令人注目欣赏。但是，若所有的珊瑚集在一起的话，就形成一片光芒灿烂的珊瑚岛，让人们发出惊叹！迅郎就是这样，他一面顽抗病魔一面默默工作。虽然，他终于被病魔击倒了，但他已尽了自己的责

任，他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珊瑚！

怀念这块毫无瑕疵的珊瑚的一刻，我差点不能抑制激动的心情。不错。迅郎在他生命消逝的一刻，竟能点燃了其他人心中火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让我们将火花划得更亮，照耀黑暗的大地。

(1986-01-23 《星洲日报》)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两根弦

——写给二胡大师闵惠芬

我静静地观察眼前这个女人，静静地聆听她那爽朗的笑声和生动的语言；她太吸引人了，一如她那双巧手轻拨两根弦那般。

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热情；一根系在黄河的手，一根牵着长江的手；在巍巍城楼上高吟祖国的花季，赞红梅唤来新春，杜鹃点染山丹丹。

遥想当年瞎子阿炳，何曾在长城随想翩翩，他仅在街头巷尾拉着如哭如泣的二泉，泉这边是烽火的祖国，泉那边是苦难的祖国……哎，在那银色的月光下，我的思念伫立桥头上，情长意深，凝视无锡的雨在您的琴弦上淌，一滴一泪，终于流走了悲愤和黑暗，流来了阳光灿烂的金秋。

黄河的水冲走了您的癌细胞，黄河的儿女啊走四方，黄河的后代梦里飘扬闪亮的星。让我衷心祝福您，它悬挂在千山万水，千家万户，它嵌镶在一望无垠的星空，星光如锦……。

（1997-12《文学》半年刊）

后记：二胡大师闵惠芬赠我她的一卷磁带《长城随想》，深夜聆听，心湖激荡不已，如五湖四海涌来，遂留下心痕。

无聊的歌

多年前春天已死去，我的朋友，白天的花儿不再和你谈心，白天的歌被那红色的太阳烤得昏昏沉沉。

夜继着夜，人们在苍白的星光下的谈论欠缺抒情，我惺忪的眼皮欲睁复盖，耳边尽聒着贪官污吏的无耻；一个个深思熟虑，此起彼伏地陷入了忧郁。听！远处大海的喧闹，正在摇醒黎明。

我们的灵魂唱着歌，在艾略特的荒原上。夜在睽觑，我们伏在书本的“渴望美，渴望土地免于荒芜人间免于野蛮。”（刘再复）我们不曾睡着，月光说：“上路吧！在坎坷的路上，洗涤你们感伤的灵魂，一路上会有回声……”

我们仰视墙上的肖像，肃穆一若路灯，洒下片片萤火。

我们俯视棺中的伟人，寂寞一如万里雪飘，屋内太冷，我们走出天井，疲惫的灯火，微弱地像一个哮喘的老人，扶着我们踉跄地走出历史的门槛。

树梢有颤抖的火红的葵花，一霎眼变成斑斓的彩蝶，那是毛虫的灵魂与挣扎结合成的一首变奏曲。经过了熊熊烈火的煎熬，百炼成钢，有的蜕变了，有的却异

惊
起
一
雌
鸟
鸣

化了……

一个早晨蓦然发生一个史无前例的音响，有的人死了，永远被人怀念；有的人活着，却让人诅咒。一幅风景在崭新的天空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呈现在世人眼前。树木的叶子凋后，但它并不死亡，而果子却蕴含了全部的哲理。

又是一个棺中的伟人，亟需在新生中接受洗礼。我百无聊赖，便走到花园，啊！蓝天一碧如洗。我呼唤我悠远的梦归来。

(1997-06《文学》半年刊)



一叶消失在地平线的小舟

——悼宁舟

我在〈写得勤写得好的吴赐苏〉一文里曾写道：“宁舟，吟露也是一样，她们都去了哪里？我作为一个关心新华文学发展的人，有时甚至为此而失眠。”有些朋友见面就打趣问我：“真的吗？”当然，诗人善用夸张的口气，而我不是诗人，当然不知道用夸张的笔法来形容。其实，四月初，在吉隆坡的某一间旅馆房间内，忽然垂仰兄向我说起宁舟逝世的新闻。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与眼睛。当时，心弦被拉动得很厉害。在“美马高原”（参加马来西亚“作协”主办第二届“文艺营”）的几天，虽然遇见方北方、韦晕等前辈以及许多新交旧友，我的心里仍然闷闷不乐。就在回来的列车途中，写了一首悼诗，藉此吐出一些闷气：

雨后的远山烟雾缭绕
青葱的树林呆然伫立
碧澄的湖水纹风不动
是报章上的一则新闻
使他们都黯然神伤——

随手抛石向空中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怕不成惨痛化成林鸟飞出

沿着漠漠的孤线

(——黯然)

从此，她走向一个遥远的世界了。我不知道，那是否是她理想的世界？无论如何，文坛失去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而我也失去一位可以请教的同道，而我的失眠症肯定不能医好了。

宁舟，原名陈玉莲，1947年在新加坡出生，原籍海南。她的同学敬萍在1966年11月5日发表在《石叻晚报》的文章〈我的同学温璇〉（温璇是她最早的笔名），该是第一篇有关的文字：

“昨天，我们又在图书馆相遇了，她依然没有改变，修长的身材，越发亭亭玉立了，短短的秀发，衬托出她青春的美，朴素无华，配上一双灵活的眼睛，更显出她智慧的光芒！她没有大都市少女的人工美，她给人文静、纯洁、温柔的感觉。

我们每次见面，除了谈功课和生活近况，还谈人生、前途。她的话常令人深省，她总认为人要生存可不容易，要依靠别人更难，只有自己才是最可靠的，人要做自己生命的支配者。

她在母校（圣尼格拉）小学毕业后，转到南侨女中，自此，我们比较不常见面，但是每次见面，她仍是那么健谈，她不但好学；在小学时还是一个相当杰出的运动员呢！她最爱看翻译小说，因此家里存有不少的各国名著；每次到她家小坐，总见她手不释卷；求知欲人

人都有，但是能在百忙中偷闲进修的，毕竟太少了，她为人豪爽，不斤斤计较，乐于助人，相信凡是认识她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话。

她是个内向的少女，总喜欢把自己关在她的小天地里，在这个天地里她唯一的伴侣就是书本，她很了解人的心理，尤其是一般少女的心理，因此，对这方面的刻画颇细腻。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希望她从写作中探讨人生，为我国的文坛增添光彩！”

这篇短文，很好地说明了宁舟的兴趣、性格和为人。该报的记者琪思和依蕊在访问中也认为她予人端庄、朴素、文雅、安详的印象。当时她回答记者说在读“圣尼格拉”。小学时，她就对写作发生了兴趣，也经常投稿。她常利用课余时间或晚上写作，除了几个要好的朋友外，其他同学和老师都不知道。初期的作品，她小说中的人物多数是描绘一些同学的形象，同时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通常一部中篇的创作，她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她最爱阅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当然，她也大量阅读所有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作品。此外，她业余时间爱看电影（写了不少影评），也爱听古典音乐，难怪她的气质与一般女性不同。

她的第一篇小说〈少女嘉银的苦闷〉，在《石叻晚报》连载，全文长万余字。这篇小说是她在准备中四会考时抽空写的。当时由于毕业的登音逼近，心情茫茫不知何去何从，遂借小说中的女主角“嘉银”来发泄内心的苦闷。这篇小说发表后，她接着写〈邱玛丽日记〉和〈吉奥玲〉（皆中篇，都写于会考后）

惊起一滩鸥鹭

给该报，却想不到报馆关门大吉，而负责编辑也没将原稿退还给作者，因无留底稿，遂无法追寻！经过这次打击，她整整两年没有提笔（另一篇〈育女〉，不知有无完成？）。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从1971年开始，她取名“宁舟”，意即“一叶宁静的小舟”。她说：“我取名宁舟，一方面希望我能度过平平静静，与世无争的一生；另一方面，也希望我能像一叶飘浮于海面上的小船那样自由自在的写作。”她告诉尤今（著名女作家）：“我喜欢在绝对自由的状况下从事写作，因此，我的作品非常注重于个性的表现。我不主张写作者追随潮流，更反对写作者被人拉着鼻子走。”她也认为因为苦闷，所以才创作。实际上，最先使她发生兴趣的是诗。诗是她与文字接触的桥梁。她不写诗，因为诗是十分精炼，不易写。但在《国锋报》第五卷第一期上却拜读了她的一首诗（也许那是惟一的一首），题为〈喂！该起来了吧！〉：

太阳不在意地划出了一道橙红的微光

是天亮了。

但窗外的丛林还是一片黑漆漆的

喂 该起来了吧 同伴

嗯 好清凉的早晨

真好睡哦 但可别忘了

今天

我们还得“出证”到森林的那一边去呢

大伙儿用最快的速度漱洗完毕

然后

不约而同地在透着橙红的曙光下集合

报——数——

曹长的口号喊得像法国号角

他喊破了这寂静的黎明

使围墙的那一角

响起了一个低低的回声

这时

太阳变成了华美的抽象派画家

她用晶亮亮的金黄

泼墨似地染黄了东方的一隅

当天边被这金黄染得生辉的时候

我们黑色的军靴

就跟着响了起来

左右 左右 左右左

左右左

看 今天的阳光多可爱呀

一日之计在于晨

今天的“出征”必定满载而归

因为

太阳使我们的笑得多开朗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这首诗充满了开朗的心情，爱国的情操也包含在诗中。“太阳变成了华美的抽象派画家，她用晶亮亮的金黄，泼墨似地染黄了东方的一隅。”都是很形象化的写法，功力完全不输给一般诗人，难怪在她的小说

中，时时闪烁诗的光芒。可惜的是她倾全力创作小说而不写诗，要不然，她一定会成为一位优秀的诗人。此外，她也翻译了不少西洋诗。可惜，她一直收藏不发表，无从拜读。

她也写过广播剧等。其独幕剧被收入《妇女作品专集》里。另外，《国锋报》主办戏剧比赛，首名夺奖人是陈玉莲女士，篇名〈从黑暗中逃出〉独幕。

除影评、诗、戏剧外，她的一篇散文〈星期天中午〉曾获“南大学术人员协会”及“教育出版社”联合征文奖。

然而，她令人最称道的还是小说。可以说，若她生前没有留下两本小说集，她在文学史里是无法占一席位。（据悉，她的遗作是〈不是告白〉，这是一篇微型小说。）

对《心灵深处》的出版，有褒也有贬。它包括〈逃避与追求〉、〈孩子谁看？〉、〈心灵深处〉、〈雨〉、〈黎，你从哪里来？〉及〈费鲁和杜晶〉等六篇小说。

白虹以为：“我正惊异于该书竟能顺利地通过文艺审查委员会，而让这种充满了传奇加新潮的小说出版，该书的六篇小说中，也许有人曾满意于〈孩子谁看？〉一文，不错，这是一篇比较具有意思的小说，也是别人肯定宁舟还可以写小说，或者说她具有写小说的才华的决定性的一文，但是，它还是不能突破于她自身的圈子，她还是未能给问题提出任何解决方法，试想，一篇连写作者自身感到茫然的作品，又成功在哪里

呢？”（〈几位年轻人的小说〉）

白郎在看宁舟的〈心灵深处〉一文说：“如果，就过去的，一贯的马华文艺现实观点来看宁舟的小说，说句不客气的话，她应该被大力抨击，不，她应该不值得一提，因为她的创作目的，创作观点及创作路向，几乎是百分百地承袭着来自台湾的那一套，一套只在人生的个别事态之搜寻情趣，而忽略了，或者说，根本忘却了创作的最基本任务在于批评人生，改进人生和指导人生，而在宁舟的世界里，创作只属于个人的喜爱，个人的享乐，个人的活动……”此外，他也认为硬生生的长句子，小说人物的对话完全没有性格感以及小说的结尾多少有一种被腰斩的感觉等都是作者的缺点。最后，他还提出一点：“作者对于那些标梅已过，嫁杏无期的事项描绘得入木三分，而且所有的女主角都是身高五尺七寸的，叫人很怀疑作者在不知不觉中溶化了某位熟悉人物的身世而藉故事中人物去阐发心声，表露心迹。”宁舟长得高，大约也是五尺七寸吧，这会是巧合？无论如何，白郎同意宁舟颇具创作小说的资质。

常追风以为宁舟的内心世界颇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她能制造矛盾，而又能轻易解开它。另外，她的小说对白叙述太多，有意“避重就轻”。他不能完全同意白郎的强调小说社会功用。他以为：“宁舟，在新加坡众多女性作者中是佼佼的一个”。他对宁舟的深切期望，作者的死讯，怎不令他扼腕叹息！

宁舟的第二本小说集《零》包括〈线的幻想〉、〈零〉、〈掌声、掌声〉、〈铁罐子〉、〈玻璃地毯〉及

惊
起
一
雌
鸟
啼

〈十一小时〉六篇小说。其中〈掌声、掌声〉，被改写编入第二语文中学课文。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进步，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为：“写小说就有如拼图游戏，作者的任务就在于将这些五颜六色的图片有组织的拼合起来，使之成为一幅完美的图案！”真正的艺术家就是这样穷一生以追求人生的完美，最大的痛苦就是回到现实。对一个像宁舟这样有才华，追求最高境界的作家，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无限敬仰。她未走完的路，让我们跟上。

(1987-05-17《新明日报》)



水手啊，已在远方

刘延陵〈水手〉一诗，大约发表于二十年代初期，是享有盛名的一首抒情诗，被朱自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刘延陵逝世前一直在新加坡定居，有五十余年。本文作者道出〈水手〉发表半个多世纪后，刘延陵修改〈水手〉的一段事实。

在大学里我选读经济，第一年的必修科目包括中文，想不到著名诗人刘延陵先生担任导师。我那时廿岁不到，而他已是耄耋之人了，是缘份，使我们有了师生缘。

那时，我写得还很少很少，但却读遍了新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创作。在我心目中，艾青、田间、臧克家、冯至、何其芳、戴望舒、郭沫若等人占有重要地位；刘先生的创作量极少，完全不能与上述诗人相提并论，但他的〈水手〉一诗，却有颇大的震撼人们心灵的力量。这也是他老唯一被选录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一系）里的诗：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月在天上，
船在海上，
他两只手捧住面孔，
躲在摆舵的黑暗地方。

他怕见月儿眨眼，
海儿掀浪，
引他看水无接处的故乡，
但他却想到了，
石榴花开得鲜明的井旁，
那人儿正架竹子，
晒他的青布衣裳。

我曾经在题为“刘延陵写下传世的〈水手〉”的访问稿中这么说：数十年过去了，当我们重读它，仍然感到新鲜，心弦仍然受到极大震动。它，终于经得起时间考验。整首诗就像一幅画，又像电影“蒙太奇”，一会儿在黑暗的海上，一会儿又在光亮的石榴花开着的井旁。整首诗情景交融以及采用“意识流”的写法，不单精致地刻划了情人相思的微妙感情，也充满了芬郁的生活气息。

我不敢相信，这位著名的前辈诗人于1966至1967年在南大兼职，竟然是我的中文老师，那是多幸福的时刻！我还记得他讲授“胡适文存”，解剖田间诗歌的神态。无可否认，他给我上了一课比何达先生给我的更

严峻的诗歌课程。何达只是删掉我的习作的部分段落，使它更严谨凝练，而刘师更将著名的诗人的作品拿来推敲，删去多余的字句，令人十分信服。我想，当地有些自以为写得很好的诗人作品若拿到解剖台上的话，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到底天地间是没有绝对的完美，“顶峰论”是站不住脚的。

我的这篇访问稿后来刊登在《新明日报》的文艺副刊〈城市文学〉上（05-04-1987）。在发表之前，我曾拿给刘先生过目，他老不单纠正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史实，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他老在我的影印稿上用红笔修改他的代表作〈水手〉，并附信加以说明。

他老改动的地方：一，“竹子”改为“竹竿”，没有说明原因。

二，最后一行的“他”改为“她”，没有任何说明。不过，“他”与“她”含义纯然不同。

三，“想到”改成“忽然看见”，关于这点，他老这么认为：“想到”，二字太老实，无生气，把“想到”，改成“看见”，才显出此水手不愿意看见故乡时，却立刻看见那人儿，使得两个“看”字互相照应，表达他思念她的深切。

任何一位认真严肃的作家或诗人，对待自己的作品都是一丝不苟的，这点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

经过刘师的修改后，〈水手〉的面貌焕然一新：

月在上，

船在海上，

惊
起
一
滩
鸥
鹭

他两只手捧住面孔，
躲在摆舵的黑暗地方。

他怕见月儿眨眼，
海儿掀浪，
引他看水无接处的故乡；
但他却忽然看见，
石榴花开得鲜明的井旁，
那人儿正架竹竿，
晒她的青布衣裳。

刘师离开我们有好几年了，他早年的好友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人也都先后去了，但他们留下许多著作，丰富了新文学宝库，惟独刘师的诗作只能从大系、合集中才能零星看见，还没有一本完整的个人集子出版，这点十分令人遗憾！过去（在刘师生前）曾听说上海等方面已准备整理出版了，结果仍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以前我也曾向他老提及此事，建议设法在新加坡出版，他没有完全同意。

刘师在新加坡居住约有半个世纪之长，曾发表一些歌颂新加坡的诗作，说来也可算作半个新华作家了。由于他淡泊名利，平时大抵深居简出，本地文艺界朋友也甚少认识他，有些甚至连他老的名字都感陌生，因而在他老离开人世间的一刻，除了笔者外，也只有邢济众和林琼（也是刘师的学生）两位资深作家。文艺道路果

真是漫长而寂寞的吗？我反复思索。

(1992-06-15《联合早报》)

编按：〈水手〉第二段第四行“但他却想到了”，刘延陵在致作者函中改为“但他却看见”，但在作者访问稿上则改为“但他却忽然看见”。)



刘延陵小传

刘延陵(1895-1988)，字苏观，江苏泰兴人。191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21年在上海公教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同年参加文学研究会，曾与朱自清等组织中国新诗社并创刊《诗》月刊，后在杭州浙江师范学校任教。1923年与朱自清、俞平伯等组织OM社，曾编印《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三十年代在暨南大学任教，日军入侵后南来，先后在报章、通讯社、出版机构任职。六十年代中，他在《新加坡月刊》上发表过一些新诗，1988年10月18日在新加坡逝世。

惊起一滩鸥鹭

附：刘延陵致秦林（启堂）信

启堂同学：

别后患感冒，两日后才能细看贵作的影印稿。今笔述愚见要更改之处，请斟酌取舍：

（影印稿第一页上面）

拙诗“水手”篇中，我想改几个字，都已用红笔在原稿上写出。即“竹子”改成“竹竿”；末行中的“他”字，必须改成“她”字。“想到”二字太老实，无生气，把“想到”改成“看见”，才显出此水手不愿意看见故乡时，却立刻看见了那人儿，使得两个“看”字互相照应，表达出他思念她的深切。

（影印稿第三页上）

我改了数句，以求与事实符合。但恐在影印稿上改得看不清楚，今摘录其句于下：“1913年毕业于南通师范学校。其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修业三年。1920年起，他在上海暨南大学担任教职时，日军进攻上海，掀起了‘八一三’事件……”

（影印稿第四页上）

我初入中年时脱离中国的文坛，这对于许多知道贱名的人是一个谜。故我想把影印稿第四页上从第三行起的八行改写一下，对这些人作一个交代。改写成的文字贴在原稿第四页上。请斟酌是否可用。

请勿把“作家”一词与贱名连在一起，我因病写得很少。现在要赶补，也来不及了。又，贵影印稿，似乎只是一篇材料的记录，文句都还需要修琢吧。谢谢你让我表达愚见。祝健好。

延陵

19-03-1987

大将事业社书目

大将财经 (MC)

- 001 马来西亚开店的第一本书/林谷烨/ 29.00 (5 印)
- 002 成功的高速大道/何书忠/ 16.00 (3 印)
- 003 广告:说真话的谎言/游川/ 28.00 (3 印)
- 004 马来西亚成功上班族的第一本书/林谷烨/ 18.00
- 005 彩手兴家/本社策划编辑/ 25.00
- 006 马来西亚成功主管的第一本书/林谷烨/ 24.00
- 007 一流管理/洪庆铭/ 20.00 (新书)

大将校园 (ME)

- 001 嗨!孔子/傅佩荣/ 15.00
- 002 吡!孟子/傅佩荣/ 15.00
- 003 傅佩荣教授与汶莱朋友谈孔子/傅佩荣/ (繁体)
- 004 傅佩荣教授与汶莱朋友谈孟子/傅佩荣/ (繁体)

大将 FUSE (MF)

- 001 大话西游/曾毓林/ 15.00 (2 印)
- 002 单身俱乐部/许慧珊/ 16.00 (3 印)
- 003 新新寓言/曾毓林/ 15.00
- 004 无聊才结婚/许慧珊/ 15.00 (2 印)
- 005 停车站接吻/李系德/ 15.00
- 006 平旦漫画(1)疯狂校园/王德志/ 12.00 (4 印)
- 007 平旦漫画(2)生活很废/王德志/ 12.00 (4 印)
- 008 平旦漫画(3)我和我的爱/王德志/ 12.00 (4 印)
- 009 傅老开讲(1)逛逛书/傅承得/ 14.00 (2 印)
- 010 不一样的爱情故事/傅承得/ 14.00 (2 印)
- 011 爱情贩卖机/许慧珊/ 15.00
- 012 熊情猫爱/周本兴/ 14.00
- 013 美丽书打拼/叶宁/ 15.00
- 014 射雕人语/翁诗杰/ 16.00
- 015 生命有精灵/陈绍安/ 16.00
- 016 性是有缘/欧阳文凤/ 15.00
- 017 活该他垮台/黄子/ 16.00
- 018 心事红红/张惠思/ 18.00
- 019 迷幻元年/萧丽芬/ 16.00
- 020 最美的书·最爱的人/田思、傅承得编/ 14.99 (2 印)
- 021 解马/林福南/ 16.00
- 022 傅老开讲(2)泡泡梦/傅承得/ 15.00
- 023 秘密与谎言/郑秋霞/ 15.00
- 024 马来西亚笑爆/卢奕霖/ 10.00
- 025 快乐小女人/许慧珊/ 16.00
- 026 学海双响炮/吕敬娴等/ 15.00

- 027 法庭恩仇录／周本兴／ 12.00（新书）
028 出位 Idea Show It Out！／欧阳文风／ 15.00（新书）
029 医院璇风／林韵璇／ 14.00（新书）
030 背叛人民／黄子／ 16.00（新书）
031 喂！脑袋该洗了／杨善勇／ 16.00（新书）

大将康健（MH）

- 001 你的健康，你的尊严／詹瑞兰／ 16.00（新书）
002 我家孩子不一样／郑心梅／ 16.00（新书）

大将TIPS（MM）

- 001 马来西亚成功小故事（1）／本社编／ 12.00（特价 7.90）（新书）
002 马来西亚成功小故事（2）／本社编／ 12.00（特价 7.90）（新书）
003 马来西亚成功小故事（3）／本社编／ 12.00（特价 7.90）（新书）

大将童心（MP）

- 001 爸爸和风签合同（亲子诗画册）／傅承得等／ 30.00
002 简单有趣学童诗／郑秋萍／ 14.00（2印）
003 母亲像月亮／许秀华／ 14.00
004 令堂物语／叶宁／ 12.00
005 童真备忘录／程可欣／ 14.00
006 浪漫母子情／柏一／ 12.00
007 简单有趣学童诗 2／郑秋萍／ 14.00

大将POP（MQ）

- 001 一粒球的故事／史美星／ 10.00
002 快乐 Walau200 招！／王德志／ 10.00（2印）
003 乐弹乐有 Feel／张国祥／ 30.00（特价 16.00）
004 平旦心情书／王德志／ 8.90（漫画笔记本）
005 我们不是坏学生／王德志／ 12.00（2印）
006 减轻考试压力的 200 个够力秘诀／王德志／ 12.00（新书）

陈漱石系列（MS）

- 001 华文独中：传承与超越／陈漱石／ 20.00（新书）
002 风暴前的寂静／陈漱石／ 30.00
003 拨开云雾见清真／陈漱石／ 30.00（新书）

大将悠游（MT）

- 001 呼唤新疆／雷子健、曾秉钧／ 28.00
002 吃在柔甲／叶宁编／ 19.90
003 吃在吉隆坡／叶宁编／ 19.90
004 雪隆好吃地图／陈志伟编／ 15.00

大将观点 (MV)

- 001 格局·决定结局/高希均/18.00
- 002 有所不为·有所为/陈亚才/24.00
- 003 打造新政治文化/翁诗杰/20.00
- 004 文化人的心事/温任平/20.00
- 005 炉火中的沈思/祝家华/20.00
- 006 看谁在反人民/郑云城/20.00 (2印)
- 007 高科技·高思维/约翰·奈思比/24.00 (2印)
- 008 千禧新观/约翰·奈思比/20.00
- 009 首相先生·我们要好好谈谈/冯久玲/30.00 (2印)
- 010 荷兰街口夕阳斜/张木钦/25.00 (中英双语) (2印)
- 011 留根与遗恨/陈亚才编/24.00
- 012 阅读马来西亚/傅承得/20.00 (2印)
- 013 理智与哀伤/陈淑彬/20.00
- 014 新新关系/陈嘉荣等/20.00 (3印)
- 015 批判机会主义的批判/丘光耀/25.00 (新书)
- 016 倒退二十年/吴木炎/20.00 (新书)
- 017 不团结就是力量/郑云城/20.00 (新书)

童玉锦文丛 (MX)

- 001 脱色爱情/朵拉/20.00
- 002 民间传奇/李天葆/20.00
- 003 恶狗杀人事件/毅修/16.00
- 004 月亮从来不说谎/萧丽芬/20.00
- 005 床上春秋/文征/18.00
- 006 回忆拷贝/佩韦/18.00
- 007 风雨榴槿坑/原上草/18.00
- 008 深情海/麦秀/25.00
- 009 那乳头上的毛/方昂/16.00
- 010 风雨中的一枝笔/张光达/18.00

大将风流 (MZ)

- 001 平旦心情卡一下(明信片)/王德志/3.00
- 002 平旦T恤/王德志/29.90
- 003 平旦够力空气棒/王德志/15.00
- 004 平旦DIY夹书卡/3.20
- 005 平旦家族身份证/7.70
- 006 大将百书庆典藏书票/25.00
- 007 平旦创意故事拼图/3.20
- 008 平旦超贴/3.20

千秋文学 (TC)

- 004 风生不谈笑 (杂文) / 梅雨天 / 7.00
012 与诸神畅饮狂欢 (散、论文) / 曾庆豹 / 12.00
013 且酿彩虹 (散文、小说) / 晨砚 / 20.00
016 给我一片天空 (诗) / 田思 / 15.00
017 关于文学的思考 (文学评论) / 陈雪风 / 15.00
018 有梦如刀 (诗) / 傅承得 / 18.00
019 美国可乐中国佛 (诗) / 游川 / 20.00 (2 印)
021 假寐持续著 (诗) / 林金城 / 18.00
022 在我万能的想像王国 (诗) / 吕育陶 / 15.00
023 眼睛与星光的暧昧关系 (诗) / 张光前 / 15.00
024 相思扑满 (诗) / 周若鹏 / 15.00
025 无非关心 (杂文) / 梅雨天 / 15.00
026 走月光 (散文) / 郭莲花 / 16.00
027 扇形地带 (中巫双语诗选) / 温任平 / 14.00
028 甘之若饴 (诗) / 黄建华 / 15.00
029 侦缉陈年 (大专文学) / 梁靖芬等 / 12.00
030 梦土亚细安 / 碧澄编 / 30.00
031 告诉阳光 / 黄灵燕 / 18.00 (新书)
032 惊起一滩鸥鹭 / 何乃健、秦林 / 16.00 (新书)

千秋精典 (TJ)

- 001 吻印与刀痕: 40 年家国 (诗选) / 游川等 / 10.00 (5 印)
002 千年莲子 (诗) / 游川 / 12.00
003 退稿精选 (杂文) / 欧阳文风 / 15.00 (2 印)
004 歪论精选 (杂文) / 欧阳文风 / 12.00
005 你的美不可分析 / 张健 / 12.00
006 谔谔精选 (杂文) / 欧阳文风 / 12.00

千秋自然系列 (TN)

- 001 马来半岛山岳经典 / 朱海波 / 20.00
002 陈兰芝的自然对话 / 陈兰芝 / 18.00
003 高玉梅的绿色笔记 / 高玉梅 / 18.00
004 含泪为大地抚伤 / 田思、何乃健 / 16.00

千秋文化 (TR)

- 001 深情记事 / 叶逢仪 / 15.00
002 画外闲游 / 黄乃群 / 16.00

(以上订价均以马币计算)

订购办法: · 向全国各大书局选购

· 国内邮购每本另加平邮 RM0.70: 挂号 RM1.80

· 支票志明: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 外坡支票另加手续费 RM0.50

· 读者服务专线: 03-61883266

018	有梦如刀	傅承得	RM18
019	美国可乐中国佛	游 川	RM20
021	假寐持续著	林金城	RM18
022	在我万能的想像王国	吕育陶	RM15
023	眼睛与星光的暧昧关系	张光前	RM15
024	相思扑满	周若鹏	RM15
025	无非关心	梅雨天	RM15
026	走月光	郭莲花	RM16
027	扇形地带(双语)	温任平	RM14
028	甘之若饴	黄建华	RM15
029	侦缉陈年	梁靖芬等	RM12
030	梦土亚细安	碧 澄	RM30
031	告诉阳光	黄灵燕	RM18
032	惊起一滩鸥鹭	何乃健、秦林	RM16

惊起一滩鸥鹭



暂且抛开营营役役的脚步，

勾勒出鸥鹭在心中的投影，

然后，细细品味 生命的甘苦

ISBN 983-2385-47-4



RM16